



奉天靖難記卷一

國朝典故十一

今上皇帝

太祖高皇帝第四子也

母孝慈高皇后生五子長懿文皇太子次秦王次晉王次  
今上皇帝次周王也

今上皇帝初生雲氣滿室光彩五色照映宮闈連日不散  
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心異之獨鍾愛焉此長聰明睿智仁孝友弟  
出於天成洪武三年四月乙丑

太祖封建諸子以燕舊京擇可以鎮服者遂以封



上十三年三月壬寅之國 上文武才略卓越古今勤  
於學問書一覽輒記六經群史諸子百家天文地志無  
不該貫日延名儒講論理致自旦達暮不休言辭從容  
簡明典奧謙虛處己寬仁愛人始終如一意豁如也任  
賢使能各盡其才英賢之士樂於為用下至廝養小卒  
咸得其歡心暇則閱武騎射便捷如神雖老將自己為  
不及每料敵制勝明見千里賞罰號令不爽而信用是  
威震戎狄虜人帖服不敢近塞修明文物力行節儉故  
國內無事上下咸和年穀累豐商旅野宿道不拾遺人  
不爭訟每出親訪民間疾苦撫循百姓無男女老少皆  
愛戴焉度量恢廓規模宏遠矣

太祖常曰異日安國家必

燕王也 上容貌奇偉美髭髯舉動不凡有善相者見

上私謂人曰龍顏天表鳳資日章重瞳隆準真太平天  
子也初懿文太子所為多失道忤

太祖意

太祖嘗督過之退輒有怨常於宮中行呪忽有聲震響  
燈燭盡滅略無所懼又擅募勇士三千餘東宮執兵衛  
太祖聞之語

孝慈高皇后曰朕與爾同起艱難以成帝業今長子所為



如此將為社稷憂奈何

皇后曰天下事重妾不敢與知惟

陛下審之

太祖曰諸子無如

燕王最仁孝且有文武才能撫國家吾所屬意

皇后慎勿言恐泄而駭之也有潛以告太子者太子乃日

夜伺察

太祖一日召藍玉私與語會玉嘗征納哈出歸至北平以  
名馬進上曰馬未進朝廷而我先受獻是非所以尊  
君父也却之王惶恐以快快不能平至是乃吾太子曰

殿下試觀

陛下平昔所最愛者為誰太子曰無如

燕王玉曰臣所見亦然臣觀其在國撫衆甚不煩擾且得

人心衆謂有君人之度恐此語一聞于上殿下之愛

日衰且臣竊聞望氣者言燕地有天子氣殿下宜審之

太子曰

燕王素友弟且善事我又無讐何以處之玉曰殿下推赤  
心問臣臣不敢隱故言及此惟盡臣愚爾殿下慎之勿  
泄所謂事機不密則害成太子領之玉出太子語玉曰  
卿為多方採察有所聞即以告我玉應之由是太子漸



至猜疑於上矣乃日夜隙求所以傾上時晉王聞太子失

太祖意私有儲位之望間語人曰異日大位次當及我遂借乘輿法物箴於五臺山及事漸露乃遣人縱火并所箴室焚之自此性益猜忌荒淫無度醜聲日聞于外又好弄兵擅殺人一日無事以軍馬圍村落屠無罪二百餘家其慘酷尤甚常飼惡犬以噬人為樂犬不噬人即殺其大小兒為犬所噬死者甚衆臣下無敢諫者諫即搃殺之

太祖聞之怒召晉王譴責之晉王見太子乞為解釋太子爾所為

父皇焉得知此自

燕王發之也晉王信其言由是漸生嫌隙時上亦來朝

會有疾晉王數以言相侵欲使上疾增劇以快其意

又極詆上於太子前太子遂誣上以飛語謂上

嘗見龍自言當有天下上頗聞其語驚曰我謹事長

兄自度無所失何得有是言深自辯析太子怒不解

上日加憂畏至疾益甚遂秩疾歸國由是太子與晉王

深相結交構媒孽晉王又厚結近戚以為己聲譽日夜

搜求上國中細故專欲傾上然卒無所得洪武二



十三年春

太祖命晉王率師西出 上率師北出會期進師同征胡  
寇乃見不花晉王素畏懼出近塞不敢進 上直抵迤  
都山徑薄虜營獲乃見不花及其名王酋長男女數萬  
口羊馬無算索駝數千晉忌 上有功先遣人報太子  
言 上不聽已約束勞師冒儉太子遂言於

太祖謂 上勞師深入未見其利晉王全師而歸

太祖聞之不樂及捷報至

太祖大喜曰清沙漠者

燕王也朕無北顧之憂矣太子復言於

太祖曰晉王雖不深入然遙張聲勢倚角胡寇則其功亦  
不少矣

燕王難獨以為功

太祖不聽太子又誣 上得善馬珍寶不以進

太祖由是益不信太子言二十五年春復命 上率師出  
塞得胡寇候騎所置木牌遣人來報太子謂上怯於深  
入故假木牌來奏甚不信惟

太祖獨信未幾上獲胡寇謀者至乃前置木牌者自言其  
事太子無語

太祖益喜四月丙子太子薨



太祖愈屬意於上英一日召侍臣密語之曰太子薨諸孫少不更事主器必得人朕欲建

燕王為儲貳以承天下之重庶幾宗社有所託矣學士劉三吾曰立

燕王置秦晉二王於何地且皇孫年已長可立

繼以承

太祖遂默然是夜焚香祝於天曰後嗣相承國祚延永惟聽於天爾後立允炆為皇太孫一日允炆與黃子澄俱坐東閣門謂黃子澄曰我非先生輩安得至此

爺爺萬歲後我新立諸王年長各擁重兵必思有以制之黃子澄曰他日處置不難允炆曰請言其方略黃子澄

曰諸王雖有護衛之兵僅足自守朝廷軍衛犬牙相制若有事以天下之重臨之蔑不破矣漢之七國豈不強大卒底滅亡要之以大制小以強制若無足憂也允炆喜曰茲事全賴先生三十一年閏五月乙酉

太祖升遐是夜即斂七日而葬踰月始訃告諸王正不得奔喪上聞訃哀毀幾絕日南向慟哭先是

太祖病遣中使召上還京至淮安允炆與齊泰等謀矯詔令上歸國

太祖不之知至是病革問左右曰第四子來未無敢應者凡三問言不及他逾時遂崩允炆矯遺詔嗣位忘哀作



樂用巫覡以挑列後除宮禁以瓠黃水徧灑殿壁燒諸穢物以辟鬼神

梓宮發引與弟允燾各仗劍立宮門指斥

梓宮曰今復能言否復能督責我否言訖皆笑略無戚容政事一委權姦悉更

太祖成法注意諸王遂成不軌之謀矣一日朝罷允炆謂黃子澄曰先生憶昔者之言乎子澄曰何事允炆曰東角門在爾子澄曰臣以為他事若是事臣固不忘也此事頃密待臣細謀之一日與齊等私相謀曰今主幼不閑政治諸王年長手握重兵久則難制吾輩欲長有富貴頃當蚤計齊泰曰此甚易且使人誣發其陰私坐以逆謀則可以削之削一可以連坐子澄曰此策未善姑更思之齊泰曰他事不足以動之惟加以大逆則坐以不宥子澄曰善但所發何先齊泰曰

燕王素英武威聞海內志廣氣剛氣剛者易於挫抑執其有異圖孰信其誣去其大者小者自懼子澄曰是謀雖佳然未盡善

燕王性豁達果斷嘗觀其舉動沉靜深遠莫測其端倪恐未易去一發不成大事遂去莫若發自周王周王易與爾伺去周王可以覘之且今議周王罪周王其同母弟



也必來救救則可以連坐周王既去則其執孤立僻處一隅危如累卵誰肯從之此時雖有聖智不能為矣齊泰曰公言甚善非所及也明以語允炆允炆喜曰黃先生可謂善謀乃先遣人流言於朝曰周王反允炆始佯為不信及告者三至遂遣李景隆調兵聲言備西李景隆猝至河南周王治具邀其蚤食李景隆以兵圍王城執王府僚屬驅周王及世子闔宮皆出拘至京師削爵為庶人遷入雲南困辱至與妻子異處穴墻以通飲食未幾罪大王已而罪湘王逼其闔宮焚死又籍齊王困於京師又誣岷王降為庶人流於漳州時諸王坐廢允

炆日益驕縱焚

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御容拆毀後宮掘地五尺大興土木怨嗟盈路淫佚放恣靡所不為遣宦者四出選擇女子充滿後宮通夕飲食劇戲歌舞嬖幸者任其所需謂羊不肥美輒殺數羊以厭一婦之欲又作奇技淫巧媚悅婦人窮奢極侈暴殄天物甚至褻衣皆飾以珠玉錦繡各王府宮人有色者皆選留與通常服媵藥燥性發血氣狂亂御數老婦不足更縛牝羊毋豬與交荒耽酒色晝夜無度及臨朝精神昏暗俯首憑案唯唯數事而已宮中起大



覺殿於內輪藏出公主已尼為徒敬禮桑門狎侮

宗廟嘗置一女子於盒以為戲謂為時物昇入

奉先殿薦新盒開聚顧大笑而散倚信闌豎與決大事凡  
進退大臣恭掌兵馬皆得專之陵辱衣冠毒虐良善御  
史皆被箠撻紀綱壞亂構成大禍自是災異疊見恬不  
自省夜宴張燈熒煌忽不見人寢宮初成見男子提一  
人頭血色模糊直初宮內隨索之寂無所有獾狸滿室  
變恠萬狀徧置鷹犬亦不能止他如日赤無光星辰無  
度彗掃軍門熒惑守心犯斗飛蝗蔽天山崩地震水旱  
疫癘連年不息錦衣衛火武庫自焚文華殿燬承天門  
災雖變異多端而酣樂自如初周王被執果勅

上議其罪時

上居喪守制憂成疾見勅惴惴不知所謂

乃上書曰若周王所為形跡曖昧念一宗室親親無以  
猜嫌輒加重譴恐害骨肉之恩有傷日月之明如其顯  
著有跡可驗則

祖訓俱在中間辭極懇功允文觀之色變以是齊泰黃子  
澄曰事可止乎齊泰黃子澄遂出私相語曰縣官婦人  
之仁今事機如此豈可已也同言於允炆曰今周王既  
獲所忌者惟

燕王彙困出塞有功威名日盛不如并去之便允炆猶豫



不決乃遣人四出陰伺候王府事無所得曰彼罪狀無跡可尋何以發覺齊泰黃子澄曰但加之罪何患無辭今其書詞多營救周王指以通情夫復何辭允炆曰是策固善所立未久連去數王難掩天下公議先生且止蠻子澄曰為大事豈能顧小疵况

太祖常注意

燕王欲傳以天下兩宮深致嫌隙又至

陛下幾失大位非二三臣察力爭則固已為所有

陛下安得至此今事機如此矧直其病不因此時圖之他

日難也允炆曰

燕王勇智絕人且善用兵雖病恐猝難圖也宜更審之齊泰曰今胡寇來放火以防邊為名發軍住戍開平護衛精銳悉調出塞去其羽翼無能為矣不乘此時恐後有噬臍之悔允炆頷之乃以謝貴為北平都指揮張曷為布政使誅誘王府官屬覘察動靜三十二年三月允炆以都督朱忠調治邊各衛馬步官軍三萬屯開平王府精壯悉選調隸忠麾下王府胡騎指揮閔童等悉召入京調北平永清左衛官軍於彰德永清右衛官軍於順德以都督徐凱練兵於臨濟以都督耿璫練兵於山海張曷布置於外謝貴窺伺於內約期俱發時



太子漢王趙王皆在京守喪齊泰曰三人在此宜先收之  
黃子澄曰不可恐事覺彼先發有名且得為備莫若遣  
歸使坦懷無疑也乃遣歸尋悔遣人追之至途不及而  
回齊泰等乃密謀令人上變告適

上遣人來奏事齊泰喜曰事機就矣遂執之鍛練成獄即  
發符逮王府官屬且謝貴先發密約長史葛誠為內應  
宋忠等為外應令王府人無大小獲之必盡殺六月謝  
貴等以在城七衛并屯田軍士布列城中填滿街巷逼  
圍王城外牆報者曰軍馬圍外牆上以為操練者休  
息城外不知軍馬逼圍謝貴等又以木柵斷端禮門四

路有來言者

上曰我病少出入門聽其塞貴等騎馬張蓋過王門不下  
又殺守王城卒上皆不理謝貴等乃令軍登城擐甲  
執兵望王城箭四面鼓譟震動城野

上聞之曰此何為者朱能張玉等泣曰外勢若此誠為可  
憂臣等坐為魚肉矣上慰遣之曰我與若等奉公守  
正何有異聞而乃至此今外雖洶洶久當自定勿憂也  
時官屬已有逃入佛寺藻井上謀為旦夕計者未幾削  
爵詔下朱能等復泣曰今幼主昏蒙姦臣執柄謀害宗  
藩圖危



社稷立未幾時諸王芟夷殆半臣屬皆誣以大逆誅戮妻孥及於宗族可為寒心

殿下居國何有過失一旦無釁而妄削名爵兵刃四集以相圖也事危勢迫禍不可測

殿下坐以待之臣等死不足惜但傷

太祖高皇帝創業艱難封建諸子相傳萬世

陛下未乾而諸王蒙患國除身滅誣以不道之名他日誰為雪寃受屈萬世

殿下縱愛其身以守區區之小諒奈

太祖高皇帝宗廟社稷何況身亦未必能保也 上亟止

之曰今雖削吾爵猶或可白若等物輕發言恐出而招

禍是自取族爾能等復泣曰誰不愛死臣等寧死於

陛下之前不忍於奴隸拷掠刀鋸之下言訖悲不能止

七月癸酉有醉卒磨刀於市鄰舍媪問曰爾磨刀欲何

斫卒厲聲曰殺王府人媪竊以告會都指揮張信密來

告謝貴等伏兵約守城軍昏暮俱發驅入王府為變朱

能等潛遣間往覘之果然能等請曰事急矣語曰先發

者制於人救死於水火不可緩也 上曰誠知禍機迫

切有不能免然骨至親嫌疑交構可以情白俟再籌之

朱能等曰臨難貴於果決臣等雖不敢逃難終當圖全



殿下雖曰叔姪至親嫌疑交構可以情白然禍機竊發一  
落毅中恐無自全獨不見周王乎戮辱困苦下同匹夫  
前事之失後事之鑒不如且以兵自救幸而不亡冀其  
改悟猶或可解若從交手受戮後雖悔之無及也  
上曰事既迫切不利於我當告於

父皇

母后

天地神明寧自我決以明予心張玉等曰此匹夫匹婦之  
為豈

殿下之所為乎 上曰夫危欲求安禍欲求福人少而事

大不能求安而反陷危矣不能資福而反益禍矣未能  
等曰古語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

殿下之天有時乎定矣 上曰諸公堅欲如此一日無相

怨也張玉等曰今死在頃臾不得旋踵但求貫死而已  
尚何怨 上曰計將安出張玉等曰護衛勇士尚餘八  
百暫入王城守衛 上曰嘗聞兵者凶事也戰者危道  
也爭者事未也誠所不欲張玉曰聖人有不得已而用  
之者湯武是也若臣等言不聽請從此決矣

上曰必如諸公言可以自救但其軍布滿城市人少恐不  
足辦事朱能等曰擒謝貴張昺餘無能為矣



上曰謝貴張曷防守既嚴猝亦難禽頃以計取之可也今  
姦臣遣內官建護衛官屬悉依所坐名收之就令差來  
內官召貴曷貴付所逮者貴曷必束縛之一夫之力爾  
乃歲壯士於端禮門外遣人召貴曷不來久方至衛從  
甚衆至玉門門者何止之惟貴曷得入至端禮門吐出  
擒之從者猶未知移時貴曷不出稍稍散去玉等盡捕  
之伏者將士皆踴躍爭奮一以當百時圍王城軍及列  
隊於市者惟聽貴等指揮及聞謝貴張曷被擒皆散出  
惟守九門者力戰不退是夜攻門黎明已克其八惟西  
直門未下 上令唐雲解甲騎馬導從如平時過西直

門見鬪者呵之曰汝衆喧闐欲何為者誰令爾為之不  
義之舉是自取斃身爾衆聞雲言皆散乃盡克九門遂  
下令安集城中人民按堵諸司官吏視事如故北平都  
指揮俞填走居庸關知事不濟退保懷來留俞填守居  
庸關 上親問謝貴張曷盡得姦惡交構之狀 上曰  
我不信人言姦雄設計逞毒如此之甚幾為其所屠矣  
聞之令人心膽震掉不知有生於是大慟對諸將士曰我  
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嫡子國家至親受封以來惟知循法守分今  
幼主嗣位信任姦回橫起大禍屠戮我家我



父皇

母后創業艱難封建諸子藩屏天下傳緒無窮一旦殘滅  
皇天后土實所共鑒

祖訓云朝無正臣內有姦惡必訓兵討之以清君側之惡  
今禍迫予躬實欲求死不得已也義與奸邪不共戴天  
必奉行天討以安

社稷

天地神明照鑒予心將士聞之皆感動流涕俄陰晦咫尺  
不相見少焉東方雲開露青天僅尺許有光燭地徹上  
下將士皆喜以為 上誠心感格也 甲戌日通州衛

指揮房勝等率衆以城來歸 丙子日馬宣在薊州謀  
起兵亂遂遣指揮朱能等率兵攻拔之生擒馬宣遵化  
衛指揮蔣玉璠雲衛指揮鄭亨各以城來歸 丁丑俞  
填在居庸關剽掠民居竊走來告

上曰居庸關山路險峻北平之襟喉百人守之萬夫莫竊  
據此可無北顧之憂今俞填得之利為彼有勢在必取  
譬之人家後戶豈容棄與寇盜今乘其初至又兼剽掠  
民心未服取之甚易若縱之不取彼增兵守之後難取  
也乃命指揮徐安鍾祥千戶徐祥等往討之安等攻拔  
其城俞填走懷來依宋忠提至



上曰使賊知固結人心謹守是閔雖欲取之豈能即破今天以授予不可失也乃令千戶吳玉守之

上語諸將曰宋忠擁兵懷來居庸閔必有爭之勢因其未至可先擊之諸將皆曰賊衆我寡難與爭鋒擊之未便宜固守以待其至 上曰非公等所知當以智勝難以論力論力則不足智勝則有餘賊衆新集其心不一宋忠輕躁寡謀狼戾自用乘其未定擊之必破 癸未

上率馬雲徐祥等馬步精銳八千卷甲背道而進 甲申至淮來先是獲賊間諜言宋忠誑北平將士云舉家皆為上所殺委尸填滿溝壑宜為報讎將士聞之信或

否 上知之乃以其家人為前鋒用其舊日旗幟識其父兄子弟咸在遞相呼應聲喜曰噫我固無恙是宋都督誑我也幾為所誤遂倒戈來歸宋忠餘衆蒼黃列陣未成 上麾師渡河鼓譟直衝其陣宋忠大敗奔入城我師乘之而入宋忠急匿千厠搜獲之并擒都指揮俞填斬都指揮彭聚孫泰千陣并首級數千獲馬八千餘疋都指揮莊得單騎遁走餘衆悉降各遣歸原衛諸將已得宋忠頗有喜色

上曰宋忠本庸材以利口取給諂謏姦惡貨賂得官總掌兵柄便爾驕縱此輩熒惑小人視之如豚鼠耳區區勝



之何足喜也苟勝大敵喜當何如夫喜則易驕驕則不  
戒不戒則敗機萌矣孔子所謂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  
成者也諸將咸頓首稱善 丙戌遣指揮孟善引兵至  
永平守將趙彞郭亮等以城降

上諭將吏軍民曰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綏靖四方一統天下並建諸子藩屏國  
家積累深固悠久無疆

皇考太祖高皇帝初未省何疾不令諸子知之至於升遐  
又不令諸子奔喪閏五月初十日亥時崩寅時即斂七  
日即葬踰月始詔諸王知之又折毀宮殿掘地五尺悉更

祖法以奸惡所為欲屠滅親王以危

社稷諸王實無罪橫遭其難未及暮年爰夷五王我遣人  
奏事執以捶楚備極五刑鍛鍊反獄任用惡少調天下  
軍馬四集見殺予畏誅戮欲救禍圖存不得不起兵禦  
難誓執姦雠以報我

皇考之讎夫幼冲行亂無壓淫雪無度漫瀆鬼神矯誣傲  
狠越禮不經肆行罔極靡有攸底

上天震怒用致其罰災譴屢至無所省畏惟爾有衆克恭  
予命以緩定大難載清朝廷永固基圖我

皇考聖神在天監觀于茲亦惟爾有衆是佑爾惟不一乃



心墮慢乃志亦自底於厥咎陷于孳戮竊聞之仁者不以安危易節義者不以禍福易心勇者不以死亡易至爾有衆明聽予言則無後難若彼有俊心悔禍是圖予有無窮之休爾亦同有其慶矣告予有衆其體予至懷戊子 上獲采忠因上書曰蓋聞書曰不見是圖又曰視遠惟明夫智恒慮患於未萌明者能燭情於至隱自古聖哲之君功業著於當時聲名傳於後世者未有不由斯也今事機之明非若不見而乃不加察請得以獻其愚焉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當元末亂離群椎角逐披冒霜露擲沐風雨攻城野戰親赴矢石身被創痍劬勞艱難危苦甚矣然後平定天下立綱陳紀建萬世之基封建諸子鞏固天下為盤石之安夙夜圖治兢兢業業不敢怠遑不幸我

皇考賓天姦臣用事執梁左右欲秉操縱之權潛有動搖之志包蓄醜心其機實深乃構陷諸王以徹藩屏然後大行無忌而予奪生殺盡歸其手異日吞噬有如反掌且以諸王觀之事無毫髮之由先造無根之讐歸滅之者如薙草管曾何有盡然感動於心者諸王甘受困辱甚若輿隸妻子流離暴露道路驅逐窮窘衣食不及行



道顧之猶惻然傷心仁人焉肯如此夫昔我

皇考廣求嗣續惟恐不盛今姦臣欲絕滅宗室惟恐不速  
我

皇考子孫頃幾何時已皆蕩盡我奉藩守分自信無處不  
意奸臣日夜不忘于懷穀滿以待遂造顯既起兵見圍  
騷動天下直欲屠戮然後已謂以大義滅親不論骨肉  
非惟殺我一身實欲絕我宗祀當此之時計無所出惟  
欲守義自盡懼死之臣以兵相衛欲假息頃更然後敷  
露情悃以祈哀愍冀有回旋之恩滂沛之澤書達闕下  
左右不察必求以快其欲古語云困獸思鬪蓋死迫身

誠有所不得已也都督宋忠集兵懷來尅日見功乃率  
兵銳八千禦之兵刃終交忠即殿北遂生擒之全其首  
領待之如故尚翼左右易心悔既念及親親衰衣窮迫  
重加寬宥使叔有更生之望下無畏死之心如此則非  
特叔之幸實

社稷之幸者昔成周隆盛封建諸侯綿八百餘年之基及  
其後世衰微齊桓晉文成一匡之功雖以秦楚之強不  
敢加兵於周者有列國為之屏蔽也秦廢封建二世而  
亡可為明鑒今不思此則寧有萬乘之主孤然獨立於  
上而能久長者乎詩曰价人維藩太師維垣大邦維屏



太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惟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謹  
以是為終篇獻萬一必欲見屠兵連禍結無時而已一  
旦有如吳廣陳勝之徒竊發則

皇考艱難之業不可復保矣敷露秉情不勝懇悃之至苟  
固執不回墮群邪之計安危之機寔係于茲

上以書彙示群臣群臣見者咸曰辭旨懇切不能感動蚤  
得休兵息士誠為誠願

上曰孝悌者人心所同之理有人心者視予之言豈得不  
惻愴于懷也陳道曉切冀其開悟彼能感動在移轉之  
間耳然予度之彼忍心如此又况日邇小人聞見昧於

大道必欲逞其狼毒縱有百口哀訴亦難回也卿等試

觀之 己丑 上諭于眾曰吾與若等為者非所以求

富貴所以救死保妻孥也夫好生惡死人情所同見亂

思治古今則一今天下者

太祖之天下也百姓者

太祖之赤子也姦權作難欲殄我邦家驅逐赤子以蹈白  
刃非其所得已也爾眾甚毋嗜殺嗜殺則傷天地之和  
以損

太祖數十年生育之仁毋貪財貪才則失民心民心失則  
大本虧矣居民耕桑商賈貿鬻慎毋擾之夫有亂時而



無亂法違予言者有法以治之吾已上書于朝旦夕希  
望恩旨苟能全生豈忍小輩獨麗于法爾衆懋哉毋詔  
後悔諸將士咸稽首曰

殿下好生之德同於天地臣等豈敢背德以取罪戾乎庚  
寅守遵化指揮蔣玉來報都督陳亨劉真都指揮卜萬  
引大寧軍馬出松亭關駐營於妙河來攻遵化 壬辰  
上率兵援之劉真等聞 上將至遁回松亭關堅守不出

乙未 上命千戶李濟等領兵至關口指麾部伍若將  
攻城狀劉真等閉關不敢出

上曰大寧軍為不散終為吾後憂然劉真衰老無能為也

陳亨素忠城託心於我但為卜萬所制若去卜萬陳亨  
必劉真寡謀易於弄戲以間動之必生嫌隙適遊騎獲  
大寧一卒至 上曰間可行矣乃貽書卜萬大稱獎之  
中極毀詆陳亨緘識牢蜜置一卒衣領中飲之以酒賞  
而遣傍引同獲卒竊窺之佯不欲其見實令其見卒問  
守者曰彼何為者守者曰汝何用知之卒曰為令吾知  
不敢倍德者守曰彼歸以道音耗故得厚賞卒謂守者  
曰能為我言請得偕行惟命是從守者曰諾遂俱遣之  
乃不與賞卒不得賞者心不能平至即發其事劉真陳  
亨於卒衣領中搜得與卜萬書果疑之就執萬下獄籍



其家八月戊戌朔 己酉謀報耿炳文領軍三十萬駐  
真定都督徐凱領軍十萬駐河間都督潘忠揚松營於  
莫州其先鋒驍勇者九千人已擬雄縣大肆擄掠 上  
卒師征之 壬子至涿州屯于婁桑令軍士秣馬蓐食  
晡時渡白溝河 上曰今夕中秋彼不虞我即至少飲  
酒自若乘其不戒可以破之促諸軍速行夜半至雄縣  
圍其城賊衆始覺乃登城大罵我軍憤恨黎明攀附而  
上遂破其賊 上亟傳令戒諸將勿殺我軍怒其罵盡  
斬之獲馬八千餘匹 上責諸將曰我之舉義所以安  
社稷保生民豈以多殺為尚曾諭若等毋嗜殺人若等欲

爭我所為是非求生而欲速死也夫多殺適以堅人心  
皆畏死盡力以鬪一夫拼命百人莫當終非所以取安  
全之道昔曹彬下江南未嘗妄殺其後子孫昌盛往往  
好殺者多底絕滅今雖拔一城所得甚少而所失甚多  
諸將皆稽首謝罪 上料潘忠揚松近在莫州不虞城  
破必引衆來援

上曰吾必生致潘致潘揚諸將皆不知所謂乃令譚淵領  
兵千餘先過月樣潛伏水中約忠等過橋聞砲聲即起  
據橋淵以水中難久伏

上令每軍取芟草一束蒙其頭以通鼻息又令勇士數人



伏路側望忠等接戰即舉砲淵如 上旨往伏水中  
上登城遙望忠等果至出師逆擊之路傍舉砲水中伏兵  
即起攬橋潘忠敗急趨橋不得我軍腹背夾擊之生擒  
潘忠楊松餘多溺死

上問忠等軍虛實忠云莫州尚有戰士萬餘馬九千餘匹  
聞我敗必走急取之可得也

上率精騎百餘為前鋒趨莫州徑薄賊營悉降其衆盡獲  
其馬輜重明日回軍駐白溝河語諸將曰今潘忠等  
被擒衆皆敗沒耿炳文在真定必不虞我至不為設備  
我由問道出其不意破之必矣諸將稱善有張保者來

降將校也請為前鋒願擊賊自効 上問張保賊軍虛

實保曰軍三十萬先至者十三萬半營滹沱河南半營

河北

上給張保馬遣其歸令保佯言因敗被獲守者少縱遂脫  
擊竊馬逃回且聲言大軍將士諸將請曰今由問道不  
令被知掩其不備柰何遣使其為備

上曰不然使不知彼虛實故欲掩其不備今知其衆半營  
河南半營河北是以令其知我軍且至則南岸之衆必  
移於北并力拒我一舉可盡敗之兼欲賊知雄縣漢州  
之敗以奪其氣兵法所謂先聲後實即此是以若不令



其知徑薄城下雖能其北岸之軍南岸之衆乘我戰疲  
鼓行渡河是我以勞師當彼逸力勝負難必且人委身  
歸我當推誠任使何用懷疑借彼有反側去一張保於  
我何損由是事成一人之間耳諸將唯唯無敢復言遂  
領兵而西 辛酉至無極縣

上以賊衆我寡欲試諸將勇怯乃召問大軍所向有云且  
往新樂以觀賊勢 上曰新樂僻在一隅吾豈留于彼

銳氣已餒賊引衆來戰勢力不均若等且度能勝之否  
今抵真定賊衆新集紀律未定人心不一乘我士氣方  
銳一鼓而破之諸將或然或不惟張玉與

上意合力贊其決 壬戌至真定城二十里擒其樵采者

詢知賊惟備西北東南無備 上率輕騎先至東門突

入賊運糧車中擒二人問之賊果移於北岸由西門而

營直抵西山 上將輕騎數千繞出城西先擊破賊二

營時耿炳文出送使客及覺奔回急趨橋我軍斬斷橋

索橋不得趨耿炳文幾被擒有一賊登城大罵相拒二

百餘步 上引滿弓以射之應弦而斃城中大驚耿炳

文出城來戰張玉譚淵朱能馬雲等率衆奮擊之

上以奇兵出其背循城夾擊橫透賊陣耿炳文大敗急奔  
入城軍爭門門寨不得入相蹈藉死者甚衆乃自斫其



軍然後闔門自守丘福等殺入子城門閉而退賊佐副  
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領衆接戰薛祿引朔刺堅墜馬揮  
刀斬之堅大呼曰我李駙馬勿殺我祿生擒之右副軍  
都督竇忠左軍都督顧成都指揮劉遂俱被擒斬首三  
萬餘級尸填滿城壕溺死滹沱河者無算獲馬二萬餘  
匹俘降者數萬盡散遣之有二十八願留不欲歸  
上從之薛祿縛李堅來見上讓之曰爾本戚畹何所怨  
仇亦從兇悖今日之罪安可逃乎堅頓首乞憐頃吏將  
士縛顧成來見上曰爾我  
父皇舊人安得亦為是舉成泣曰今日老臣為姦臣逼迫

冒犯大逆罪無所逃老臣幸見

殿下如見

太祖儻容老臣不死尚當竭犬馬之誠以為報上曰忠

義之士能如是乎遂去其縛以衣賜之上遙見軍中  
人聚語問諸將曰彼何為者云降者謀欲救去

上曰吾自訊之乃召與語曰凡降者吾任其去留誠以其  
有父母妻子之恩爾等欲去當明以告我給爾資糧援  
送出境逃則為邏騎所獲不必免爾我全爾生反求死  
降者咸頓首曰安得有此言誠不願往今日誠欲効矣  
報恩矣餘放歸者稱上不殺人傳播道路彼雖殺之



不能禁自是賊軍臨陣皆無鬪志遇戰兵刃未接先有投戈而走者 上語諸將曰昔管蔡流言欲危周公以間王室於是周公東征二年罪人斯得今姦臣弄兵謀危社稷直欲加兵於我以逞其欲豈但流言而已今雖獲勝皆諸將士効勤勞奮死力以報

皇考之恩然罪人未得爾等馳逐暴露於外豈無父母室家之恩余心悲傷念亂曷已然必先勞後逸用剪姦雄

肅清

朝廷乃與爾等解甲韜戈方圖林息於是諸將稽首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臣等敢不效死以酬恩於萬一乎

丙寅攻真定城二日

上曰攻城下策徒曠時日鈍我士氣遂命班師允炆聞耿炳文敗始有憂色語黃子澄曰今奈何黃子澄曰勝敗兵家常事無足慮允炆曰計將安出黃子澄曰今天下全勝士馬精強兵甲饒富糧餉充足取之不竭用之有餘區區一隅之地豈足以當天下之力調兵五十萬四面攻之則衆寡不敵必敗之矣曰孰堪將者黃子澄曰曹國公可以當之前不遣長興侯而用曹國公必無此失於是允炆大喜曰先生計得之願卒用心維持他日事平吾重有以報先生 九月戊申朔永平守將郭亮



來報江陰侯吳高都督耿獻等引遼東軍馬來圍城  
戊寅謀報李景隆乘傳至德州收集耿炳文敗亡將卒  
并調各道軍馬五十萬進營于河間

上語諸將曰李九江養養之子智疏而謀寡色厲而中餒  
驕矜而少威忌刻而自用未嘗習兵不見大戰以五十  
萬付之是自坑之也漢高寬洪大度知人善任使英雄  
為用不過能將十萬惟韓信則多多益辦九河何等才  
能將五十萬誠可嘆昔趙括徒能讀其父書不知合變  
趙用為將與秦戰遂坑卒四十萬矧九江之才遠不如  
括其敗必矣故兵書首經五事九江為將政令不修紀

律不正上下異心死生離志敗一也今北地蚤寒南卒  
衣褐者少披觸霜雪手足皸瘃甚有墮指之患况馬無  
宿稿士無贏糧敗二也不量險易深入趨利敗三也貪  
而不智致信不足氣盈而悞仁勇俱無威令不行三軍  
易撓敗四也部曲喧嘩金鼓無節好諛喜佞專任小人  
敗五也有五敗之道而無異勝之策其來寔送死爾然  
我在必不敗至今往援永平彼探知我出必來攻城回  
師擊之堅城在前大軍在後堅子必成擒矣詩將曰永  
平城完糧足可以無憂今宜保守根本恐出非利  
上曰守城之衆以戰則不足禦賊則有餘若軍在城祇自



示弱彼得專攻無復他顧甚非良策出兵於外奇變隨用內外犄角破賊必矣吾出非為永平直欲誅九江速來就擒耳吳高怯不能戰聞我來必走是我一舉解永平之圍而收攻於九江也

上率師援永平諸將曰必守蘆溝橋扼賊之衝使不徑至城下 上曰天寒水冰隨處可渡守一橋何能拒賊舍此不守以驕賊心使其深入受困於堅城之下此兵法所謂利而誘之者也 壬辰吳高等聞 上將至盡棄

輜重遁回山海 上遣輕騎追之斬首數千級俘降者稱是盡散遣之 上議攻大寧諸將咸曰大寧必道松

亭關今劉真陳享守之破之然後可入關門險塞猝亦難下遲留日久李景隆必來攻北平恐城中驚疑不安莫若回師破賊徐取大寧萬全之計也

上曰今取劉家口徑趨大寧不數日可達大寧軍士聚松亭關其家屬在城老弱者居守師至不日可援城破之日撫綏將士家屬則松亭關之衆不降則潰北平深溝高壘守備完固縱有百萬之衆未易以窺正欲使其頓兵堅城之下歸師擊之勢如朽爾等第從予行毋憂也 乙未師行勅 大子嚴為守備賊至慎毋戰 十

月丁酉朔戊戌師至劉家口路極險隘人馬單行可渡



守閔者百人諸將欲攻破閔門而入

上曰不可攻之則彼棄閔走報大寧得以為計乃命鄭亨領勁卒數百眷旆登山斷其歸路從後攻破之悉擒其衆師遂渡閔壬寅抵大寧城中不虞大軍驟至倉卒閉門拒守 上引數騎循繞其城適至西南隅城忽崩上麾勇士先登衆蟻附而上遂克之獲都指揮房寬撫綏其衆頃刻而定城中肅然無憂遣陳亨家奴并城中將士家屬報亨劉真等引軍來援軍士問其家屬無恙皆解體時寧王三獲衛為尤收削奪至是悉來降

上盡遣還寧王 丁未劉真陳亨回至亂黃崖亨與營州

中護衛指揮徐右護指揮陳文議曰觀於天命人心成敗可見不如從順理曰此正我意夜二鼓亨等襲破真營真單騎走廣寧亨等率衆來降李景隆聞

上征大寧領軍來渡蘆溝橋意氣驕盈有輕視之志以鞭擊馬韜曰不守蘆溝橋吾知其無能為矣直薄城下築壘九門遣別將攻通州時

太子嚴肅部署整飾守備城中晏然不知有兵數乘機遣勇士縋城夜聽其營殺傷甚多賊營中驚擾或自相蹂躪而死者敗攻麗正門急時下城婦女皆乘擲危石以擊之賊勢益沮 壬子報至



上語諸將曰李九江懸軍深入弊衆趨利兵法曰不進退  
是謂糜軍今其祇投死爾孺子何能為也 甲寅援大  
寧之衆與寧王皆北平乙卯大軍至會州衛指揮張玉  
將中軍陞密雲衛指揮郭亨會州衛指揮何壽為都指  
揮僉事充中軍左右副將都指揮朱能將左軍陞大寧  
前衛指揮朱榮燕山右衛指揮李濟為都指揮僉事充  
左軍左右副將都指揮李彬將右軍陞營州中護指揮  
朱理永平衛指揮孟善為都指揮僉事充右軍左右副  
將都指揮徐忠將前軍陞營州右獲衛指揮陳文濟陽  
衛指揮吳達為都指揮僉事充前軍左右副將都指揮  
房寬將後軍都指揮和允中充後軍左副將陞薊州衛  
指揮毛整為都指揮僉事充後軍副將以大寧歸附之  
衆分隸各軍 丁酉師入松亭關



奉天靖難記卷二

國朝典故十二

十一月丁卯朔 庚午師回至孤山訊知李景隆軍鄭  
村壩我遊擊至白河歸言河水流澌兵不可渡又聞李

景隆列陣於白河西是日大雪初霽

上默禱曰天若助吾河水即合是夜起營次報至曰河水  
已合於是摩師畢渡諸將進賀曰昔光武中興漢室滹  
沱河水合今

殿下剪除奸雄以安

社稷亦復如是天之相助同符千載

上曰命之興廢豈人所知惟聽於天爾時李景隆遣都督



陳暉領騎萬餘來哨錯道不相值暉探知大軍渡河後  
後追躡衆渡白河

上率精騎逆擊之斬首無算暉餘衆奔渡白河水忽解溺  
死者甚衆獲馬二十餘匹暉僅以身免謀報賊衆多躡  
履凍僵者十七八手不能執兵擊之即敗

上曰違犯天時自斃其衆吾不勞力而勝之乃率大軍列  
陣而進遙見賊軍謹動上曰賊亂而囂可以擊之以

精騎先進連破其七營大軍繼之與賊交戰自午至酉  
上張騎兵左右衝擊賊衆大敗追亡逐北斬首數萬級降  
者數萬即散遣之日向昏黑遂收軍回營時寒甚都指

揮火真斂舊鞍焚於上前有甲士數人來附大衛士

呵止之上曰此皆壯士聽來勿止饑寒切身最難忍

者吾擁重裘尚猶覺寒吾恨不悉令其附大而忍呵叱  
之乎聞者咸曰仁人之言也是夜李景隆拔衆南遯盡  
棄其輜重獲馬二萬於匹諸將請追之

上曰降者尚釋之彼既遯猶釋降者况天氣互寒饑凍而  
死者必衆宜柳上鋒銳以全其生諸將遂止先是李景  
隆恐止回日夜戒嚴植戟立雪中若不得休息凍死  
及墮指者甚衆故臨陣戰輒敗時賊圍九門者不知李  
景隆已遯有守不退 癸酉



上率兵攻之破其四營殺死甚衆其餘望風遯奔所獲兵  
資器仗不可勝計諸將稽首謝曰臣等前請先破李景  
隆然後攻取大寧而

睿算神謀制勝料敵無一不酬何其神也

上曰此適中爾無足喜也卿等所言皆萬全之策我未用  
卿等言者以其有可乘之機故爾此不可為常後毋難  
言乙未 上還城休息士馬上書于朝曰蓋聞天下之

至尊至大者君與親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必當盡  
其禮者蓋不忘其大本大恩也故臣之於君則盡其忠  
子之於父則盡其孝為臣而不忠於君為子而不孝於  
親者是忘大本恩也此豈人類也與若然則君親之大  
本大恩為臣子者不可以不報君親之讐又豈可不報  
乎禮曰君父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讐反兵今我

太祖高皇帝子也君親之讐不可報乎恒念

父皇存日因春秋高故每歲召諸王或一度或兩度入朝  
父皇謂衆王曰吾之所以每歲喚爾諸子或一度或兩度  
來見者何也我年老慮病有不測弗能見爾輩也豈豈  
不知爾輩往來匍匐之勞動

父皇康健之日尚如此矧既病久焉得不來召我諸子見  
也不知



父皇果何病也亦不知服何藥而不廖以至於大故也禮  
曰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今忝  
為

父皇親子分封於燕去京三千里之遠每朝親馬行不過  
七日

父皇既病久如何不令人來報俾得一見

父皇知何病用何藥盡人子之禮也焉有父病而不令子  
知者焉有為子而不知父病者天下豈有無父子之國  
也邪無父子之禮者則非人之類也况

父皇閏五月初十日未特崩寅時即殮不知何為如此之

速也禮曰三日而殮俟其復生今不一日殮禮乎古今

天下自天子至於庶人焉有父死而不報子知者焉有  
父死而子不得奔喪者也又踰一月方詔親王及天

天下知之如此則我親子與庶民同也又不知

父皇梓宮何以七日而葬不知何為如此之速也禮曰天  
子七月而葬今七日即葬禮乎今見詔內言燕庶人父  
子豈葬

父皇以庶人之禮耶可為哀痛未幾即拆毀宮殿掘地五  
尺明有詔云

太祖高皇帝開基創業平定天下用心三十年綱紀法度



布畫大定猶如豈造巨室與人居處苟為官者不修政  
事不守法度如拆毀室廬欲求安處焉有是理旨哉言  
乎今姦臣首將宮殿折毀與所言大相為背使天下之  
人遵法亦難矣哉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  
年無改於父之道可為孝矣我

父皇存日嘗與諸王曰我為天子蓋造宮殿不過欲壯觀  
天下萬邦來朝其觀瞻知中國天子之尊嚴也然此勞  
軍民之力費用錢糧豈易爾也蓋此宮殿極為堅緻使  
後世子孫不須更造以勞軍民今拆毀

祖業禮乎非禮乎

父皇賓天不得奔喪欲自詣京復恐外人不知者謂有他  
志故吞聲忍氣不敢出言痛裂肝肺淚從中墮不意姦  
邪小人交構為惡巧言欺惑變亂

祖法豈不知

皇明祖訓御制序云我子孫欽承朕命毋作聰明亂我已  
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訓之意而

天地祖宗亦將孚佑於窮矣嗚呼其敬戒之哉伏自  
父皇賓天聞齊恭等奏定禮儀凡朝几筵揖而不拜及

小祥節屆祭不親我差百戶林玉鄧庸等奏事輒被囚  
擊箠楚鍛鍊令誣王造反云擅自操練軍士造作軍器



必他圖齊泰等明知

皇明祖訓兵衛內二條凡王教練軍士一月十次或七八次五六次若臨事有警或王有閒暇則遍數不拘又云凡王入朝其隨侍文武官員馬步旗軍不拘數目若王恐供給繁重斟酌從行者聽其軍士儀衛旗幟甲仗務要鮮明整肅以壯民之觀想惟

太祖高皇帝以諸子出守藩屏使其常歲操練軍馬造作軍器惟欲防邊禦寇以保

社稷隆基業於萬世豈有他哉其姦臣齊泰等不遵

祖法恣行姦究操威福予奪之權天下之人但知有彼不

復知有朝廷也七月以來詔令悉少宋忠謝貴等來見

屠戮為性命不得已而動兵宋忠謝貴俱已就擒已具本奏聞拱候裁決到今不象示諭齊泰等又矯詔令長興侯耿炳文等領兵駐雄縣真定來攻北平重為保性命之故不得已而又動兵敗炳文所領兵馬生擒駙馬李堅都督潘忠寧忠顧成都指揮劉遂指揮楊松等姦臣齊泰揭榜毀罵并指斥

太祖高皇帝如此大逆不道其罪當何如哉十月六日又矯詔令曹國公李景隆等總兵領天下軍民來攻北平躬率精銳盡殺敗之李景隆夜遯而去若此所有姦臣



齊泰等必欲殺我

父皇子孫壞我

父皇基業意在蕩滅無餘將以圖天下也此等逆賊義不與之共戴天不報此讎縱死不已今昧死上奏伏望愍念

父皇太祖高皇帝起布衣奮萬死不顧一生艱難創業分封諸子未及期年誅滅殆盡俯賜仁慈留我

父皇一二親子以奉

祖宗香火至幸至幸不然必欲見殺則我數十萬之衆皆必死之人諺云一人拚命千夫莫當縱有數百萬之衆

亦無如之何矣願體

上帝好生之心勿驅無罪之人死於白刃之下恩莫大也儻聽愚言速去左右姦邪之人下寬宥之詔以全宗親則社稷永安生民永賴若必不去是不與共戴天之讐終必報也不報此讐是不為孝子是忘大本大恩也伏請裁決書至不報丁丑大犒師

上諭之曰自舉義以來荷

天地眷佑

皇考在天之靈以保予躬亦爾有衆用命同心一德故獲累勝然常勝之家難以虜敵夫常勝則氣盈氣盈則志



驕志驕則墮慢生 墮慢生敗機乘之矣昔周公勝敵而愈  
懼故周祚益昌古語云懼在於畏小子不患衆不能勝  
但患不能懼爾披以天下之力敵我二隅屢遭挫衄將  
必益兵以求一決戰兢惕厲懲艾前失我之常勝必生  
慢忽以慢忽而對兢惕鮮有不敗須持謹以待之衆咸  
頓首聽命戊寅釋遣守

皇陵卒先是俘降者衆即散遣之有願留者聽至是知有  
守

皇陵卒 上惻然曰幼冲不思

祖宗陵寢為重守卒以調而來天下士馬因多豈少此數

人乃召至前與之資糧遣歸守

皇陵 黃子澄等知景隆敗匿而不言允炆問黃子澄曰  
比聞軍中不利如何黃子澄曰聞已勝但天寒士卒不  
堪暫回德州待來春更進黃子澄遣人密語李景隆令  
隱其敗軍之由李景隆如其指報不以實由是內外象  
蔽政益亂矣李景隆蓋黃子澄舉以將兵故所言無不  
聽也 甲申大賚將士

上諭諸將曰賞罰者公天下之道也賞當人心則衆勸罰  
當人心則衆懲善為政者不以賞私親不以罰私怨故  
衡石至公天下取其平水鑑至明天下取其照今將士



戮力以平大難報我

皇考之恩戰陣城守殫忠竭誠守必堅完戰必克捷論功  
賞陞以酬其勞然予耳目所及豈能周知必爾諸將從  
功核報不徇私情不虧公義有功無功不令倒置務合  
至公以愜輿情爵賞失當人心嗟怨何以服衆其有功  
多為所匿蔽賞不足以償勞者其明以告予勿退有後  
言將士聞之皆悅 乙丑燕山右護衛指揮使譚淵指  
揮僉事陳賢致仕指揮僉事高實申用富峪衛指揮僉  
事景福會州衛指揮使謝芳陳旭指揮僉事端亮營州  
左護衛指揮同知錢武濟陽衛指揮僉事郭義燕山中  
護衛指揮同知陳珪燕山前衛指揮同知李清燕山左  
衛指揮使徐祥俱以功陞北平都指揮僉事周成袁成  
張陸被被姦臣讒害貶逐落職

上念其皆

太祖功臣咸復其職

甲午 上諭于衆曰惟我

皇考太祖高皇帝奉

天明命統一華夷

聖澤誕敷霑被萬國天下咸和熙熙皞皞道同遠古德並  
唐虞漢唐開國之君豈能人止及肇造洪基相承萬世  
長子立為皇太子餘子皆列土封王藩屏邦家同享富



貴不幸皇太子蚤薨秦王晉王相繼薨逝比我

皇考賓天太孫嗣位年幼昏惑姦臣齊奏黃子澄在側用  
事儉邪讒慝交構禍機廢棄典章瀆亂人紀謀害親王  
搖撼

宗社諸王守分無隙可乘加以大罪削除其國傷絕倫理  
行道恣嗟忍心無厭復操刃向予前後興師動踰百萬賴  
天地

皇考相佑予躬臣下一心戮力效死遂能以寡敵衆所向  
摧折予每克捷益重憂畏思天下蒼生皆

皇考赤子姦惡驅之以冒白刃被何罪焉放生者釋之死  
者收瘞而幼冲曾不思孤人之子寡人之妻有傷和氣  
則召災沴比者災及府庫京師地震山崩水溢大風雨  
雹發至枝樹飛蝗蔽天赤地千里天心驚戒可謂至矣  
此皆信任姦回變更成憲戕害骨肉毒痛生靈之咎懲  
終不省悟卒為所蒙蔽嗟呼我

皇考封建諸子恐固基業安如磐石姦臣用計必欲屠滅  
以快其所欲設謀不臧鬼神攸鑒

宗社有靈終殄惡類使朝廷之綱紀復振

皇考之典章復明我得以保守身家永為邊翰斯誠所幸  
願告於有衆體予至懷十二月丁酉朔



上語左右曰遼東雖遠隔山海常擾永平吳高雖怯其行事差密揚文麤而無謀我一計去吳高則揚文不足慮矣用兵之道代謀為上此計得行則坐制一方無復東顧之憂矣乃遣人以書諭二人易其函與揚文書達於吳高甚毀辱之與吳高書達於揚文極稱其美於是二人皆以聞已而允攷果疑吳高削其爵左遷於廣西揚文獨守遼東由是人心疑貳進退兩端不敢數出矣丙午召募忠義智勇之士從征謀報李景隆在德州調各處軍馬期以明年大舉

上諭諸將曰李九江集衆德州將謀以來春大舉我欲誘之以蔽其衆兵法所謂佚而勞之安而動之者也今率師征大同必然告急督李景隆出援大同苦寒之地南卒脆弱不堪使賊疲於奔命則凍餒逃散者必多善戰者因其勢而利道之此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諸將曰善乙卯師征大同 庚申至廣昌守將湯勝等舉城降 三十三年正月丙寅朔

上至蔚州城守不下指揮李誠號曰衝天李者匿水溝中搜得之上見而釋之李誠願獻城自效遂遣歸誠謀覺被收下獄不見其至諸將欲攻城

上曰觀其守備非旬日不能拔兵鈍威挫難以得志以計



恐之則人心自解兵法所謂城有所不攻是也其城外  
舊築敵臺起樓其上駕飛橋跨接於城橋毀而臺存我  
軍因以為蔽乃下令每軍各具布囊以雪土實其中自  
上推下欲積高與城齊乘之而入堆壘將成以霹靂車  
飛石震裂其城城中汹懼守將王忠李遠等舉城而降  
遂禁侵擾城中肅然一毫無犯 二月丙申朔丁酉陞  
蔚州衛降將指揮同知王忠張遠李遠等為北平都司  
都指揮僉事選精銳仍令王忠等領之與大軍進攻大  
同遣人送其家屬回北平丁未韃靼國公趙脫列千司  
徒趙灰鄰帖木兒司徒劉哈刺帖木兒自沙漠率衆來  
歸俱賜以爵賞 癸丑胡寇欲來鈔邊

上以書諭韃靼可漢坤帖木兒并諭危刺王猛哥帖木兒  
等曉以禍福及我師攻大同李景隆果來援引軍出紫

荊關

上率師由居庸關而回李景隆軍凍餒死者甚衆墮指者  
什二三五委棄鎧仗于道不可勝計 癸未

上遣書諭李景隆曰近總旗魏再興來得汝二月十三日  
書披觀至再辭意為且率略不見誠實之情度此非出  
汝之心口也何則汝之祖為孝父為孝汝出於孝子之  
家豈肯妄誕若此必奸臣假汝之言以詔我我與汝以



家而論分居長以朝廷而論爵為親王俱不當相待如此况我

父皇太祖高皇帝存日汝來啓本今夏不同以此知為姦臣代言行離間骨肉之術也汝謂為保全骨肉事汝向被奸臣齊泰所瞽弄矯詔使令汝總兵到汴梁害我弟周王舊冬又被齊泰等矯詔佩征虜大將軍印總領天下軍馬來北平圍九門又來屠我思汝出孝子之家知保全骨肉之道以汝孝子之心必不如此所謂國家不幸宗親判離者莫不由小人之致之汝豈不知我

太祖高皇帝提三尺劍起布衣化家為國為華夷大一統天下蒼生之主已三十餘年我

太祖高皇帝賓天群臣以次孫即位無何不幸姦臣齊泰等以未戰之殘黨謬叨宰輔欺我幼冲恣行不道惟懷屠滅親王之心故大興兵革我以汝為

太祖高皇帝骨肉之戚又為國家元勳社稷之臣宜諷諫誅戮佞臣以安

社稷汝不能據理裁處乃復紛紜前布政張昺都指揮謝貴長史葛誠同謀不軌迫於求生已行捕獲嘗具本申奏請旨裁決動經數月不見明降然此姦臣罪理不容又云尚書齊泰大卿黃子澄已屏竄遐荒天理照明於



期見矣若以我

太祖公法論之必使其手足異處夷其九族今屏去遐荒  
想不出千里必召而回為幕中之賓矣此外示除滅小  
人內實不誠為可笑所謂造既嗜殺聖賢所戒今日造  
既嗜殺果誰為邪我因保全性命不得已興除殘去暴  
體

天地好生之心汝云近來以來欽蒙

太祖高皇帝聖訓諄諄今猶在耳呀

皇明祖訓乃不欽遵若諄諄在耳必不如此又云觀此時  
事不得不言

祖訓不守尚何說焉又云骨肉有傷大亂之道欲舍小怒  
以全大義汝孝子之子亦出此言齊泰等大逆不道豈  
一言可盡我

父皇遘疾不令諸子知之及

升遐不報令奔喪不一日而殮七日即葬葬禮未具即  
折毀宮殿掘地五尺至今不省

父皇太祖高皇帝得何疾而至於大故也况又殺我

太祖高皇帝子孫壞我

太祖高皇帝基業將謀不軌以圖天下以為  
太祖高皇帝復讎豈是小怒哉非獨我怒乃



天人之所共怒者也汝謂以全宗親骨肉之大義又可笑矣昔我周王弟被姦臣誣害言大義滅親與今所說大相違背海涵春育之仁無乃遲暮去年凡三次具本奏陳並無回示料為姦臣蒙蔽使下情不能上達亦莫如之何也今錄稟付汝幸細觀之汝若不思我

太祖高皇帝親親之心欲膠固姦臣再總天下軍馬列陣來戰

太祖高皇帝之讎有死之心無生之樂此怒不雪雖瞑目不已然汝祖至孝父至孝汝割股拯父又為大孝豈有子而殺孝子哉今汝為

社稷安危之主當思我

父皇太祖高皇帝創業艱難

社稷是

太祖高皇帝之

社稷子孫是

太祖高皇帝之子孫不必多論今略復數事于復汝宜審焉所言

聖訓諄諄今猶在爾我

母后孝慈高皇后疾革之際

父皇曰爾有何身後之屬乎



母后曰 上位與吾起布衣 上位為 天子吾為

皇后亦足矣尚何屬焉

父皇問至於再

母后乃曰吾起此疾矣祇生有子

上位當教育姑待之爾餘無可言汝為至親雖多聞

聖訓猶恐汝不知我

母后聖心孜孜於嗣續萬世之計則汝之老母則知我

母后孝慈高皇后仁孝明哲聖慈柔裕布衣起家艱難萬

狀生我諸子撫字教育兢日日惕欲為嗣續萬世之計

今妾加周王以罪破其家滅其國我念長兄皇太子已

崩逝秦晉二王兄相繼而歿所存者惟我一人尚不能

容又欲誅滅甚可畏也為罪周王言大義滅親今二十

五弟病不與藥死即焚之拾其遺骸以投于江

父皇賓天骨肉未冷即將周齊湘代岷五王破家滅國國

公至親豈不痛哉非痛五王乃痛

太祖高皇帝也今又來滅我其可乎且云周王不遵

成訓狂作妄為今姦臣改制創置更易法度北平改為

燕北為能遵

成訓乎但加人罪不省己愆果欺天乎欺人乎今累調軍

馬夷滅諸王騷動百姓不能聊生萬一姦人乘隙而動



盜賊蜂起於中原焉得不有傾危之憂也且云周王乃為禍首不省從者為誰使諸藩王熟不畏懼謂

皇明祖訓雖有重則廢為庶人之條此言常犯非論不軌不知何謂常犯何謂不執妄改

祖訓欲傳致人罪使藩屏衆王敦不戰慄

祖訓云凡朝廷遣使至王國或在王前或在王左右部屬處言語非禮故觸王怒者決非天子必是朝中奸臣使之離間親親王當十分含怒不可輒殺拘禁在國鞫問真情使人密報天子天子詢其實姦臣及使俱斬之今姦臣差人到周府故出非言及加誣妄乃不詢輒加之

罪如此不守

祖訓使藩王無所措手足焉得不怖且畏乎然周王既受誣枉處人倫之道理當寬恕

祖訓云親王有過到京以在京諸皇親及內官陪留十日其十日之間王見天子然後發放周王到京姦臣壅蔽不得一見天子暮至朝發使其情無所達以

祖訓而待親王之禮果安在哉間嘗與布政張昺長史為成言

祖法昺成云齊泰等言

皇明祖訓不會說話只是用新法便所以我於新法不敢



少犯惟日惴惴守分而已姦臣之輕蔑

祖訓至如此

祖訓云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德當己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刻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今雖不立丞相却將六部官增崇極品掌天下軍馬錢糧總攬庶務雖不立一承相反有六丞相也天下之人但知有尚書齊泰等不知有朝廷如此變亂

祖法恐一旦

社稷落姦臣之手貽笑於萬世朝廷如此失政國公以

太祖高皇帝聖訓諄諄今猶在耳其可不憂懼者哉姦臣齊泰等假以誣親王造反為由實圖天下社稷之計耳汝總天下之兵來圍北平我親率軍馬與汝交戰汝即大敗潰散之軍奔走逃命者下令禁勿追襲因念將士皆

父皇共成功業之人欲報之無由寧忍襲殺之投降將士不計數萬盡行釋遣

天地神明鑒我之心人心最靈豈有不知者周王被誣發配烟瘴之域父子異處至於懷抱嬰兒多沒於疾癘豈



不過於殺戮如此殘滅

太祖高皇帝時位居下僚不得柄用且慄慄度日朝不保夕今少主不親政事止其得志之秋祇慮諸王藩屏未得大縱遂同心協謀以滅諸王方得永享富貴謂諸王惟我難圖欲先去其難餘王易爾密用小勦合調天下軍馬不用大將軍印恐見驚動先欲起覺令易為北平布政悉奪

太祖高皇帝所以募園田地護衛官軍及人匠等戶盡為散遣故觸我怒我皆不問又遣謝貴為北平都指揮都督宋忠來北平以操練軍馬為由共謀圖我宋忠以無大將軍印信文書擅調各都司人馬黃子澄對謝貴等言曰先得燕王便與王做以此人自爭功擾亂北平我

賴

太祖高皇帝在天之靈宜相默佑先發其機遂擒貴易繼抵懷來一戰而擒宋忠方得暫全喘息且宋忠復人之子輕薄狡黠無足道者奸臣用此惡少誅滅親王以無大將軍印信文書便調各都司人馬且如汝父岐陽靖王國家至親

太祖高皇帝委任總兵必佩大將軍印信文書輒來見殺奸惡如此詭謀詐計以殺我



太祖高皇帝子孫欲圖天下報朝不保暮之憾我輩親王  
焉得不懼思所以保全

父母之遺體汝為大孝國家至概念人生世間不滿百歲  
死生俄頃償汝一旦溘天年有何面目見我

父皇太祖高皇帝也姑以汝之心自度之為

父皇之讎如此為孝子者可不報乎因汝書來不得不答  
再不宜調弄筆舌但恐兵釁不解寇盜竊發朝廷安危  
未可保也所欲言者甚多難以枚舉忽遽間略此汝宜  
詳之 乙丑 上遣漢王趙王祭陣亡將士原恤其家  
上曰天下將士從

皇考南征北伐宣力効勞以定天下邇者姦臣驅其戰鬪  
敗死於鋒鏑之下不可勝計深可哀憫令收骨壘之母  
致暴露乃令指揮耿孝等往鄭村壩各戰場收骸骨十  
餘萬瘞於北山之原封樹墓禁人樵牧有發掘者治死  
罪仍遣官致祭

上親製文勒石以紀其事嗚呼昔我

太祖高皇帝起布衣提三尺劍掃除翳亂平定天下爾諸  
將士俱從南征北伐略地攻櫛風沐雨宣力効勞共成  
我國家大業眷念功勳無由報答茲者姦臣濁亂朝綱  
同謀不軌圖傾基業覆滅諸王調弄將士披堅執銳列



陣成行以兵向我故不得已親率精兵與爾等交陣我  
之將士思念

太祖高皇帝恩養厚德忘生取死心無佈惧忠誠感通  
神明昭鑒衆寡不謀行見摧敗尚念諸將士斃於矢石鋒  
刃水火之中其疇之仇何罪而至此哉緣其不惠為姦  
所惑驅之於死地可哀也夫已命僧修爲因此資冥福  
披昏墊之途趨往之路復念爾等骸骨暴露棄於山野  
雨淋日炙顧視弗忍乃命收拾瘞於北山之原封以厚  
土樹以佳木俾永久而不壞也故用勒諸玄石立于墓  
側并繫之以銘生物芸芸必資于後天下亭毒曷有厥

止惟聖則之遇物無私一視同仁予育春滋兼彼之傷  
若己之疾無罪驅死巨蠹之賊緬惟古禮埋齒以時不  
俾暴露仁政之施呼嗚爾衆國之忠良姦臣肆毒甚於  
虎狼死於戰陣曾不爾戚我心孔傷恒焉惕念爾骸骨  
於山野日炙雨淋我豈忍也拾爾聚之窀穸於斯魄其  
安矣魂其妥矣維石峯峯勒銘山阿維卜萬世其永不  
磨

上天蒐閱士馬官有為姦臣所責黜者盡復其職

四月丙寅朔李景軍德州郭英吳傑等軍真定漸移近  
北李景隆軍驕恣日甚各處軍將爭獻賂遺蚤晚進見



皆叩頭稱之 曰殿下由是陰蓄異志允爇賜以斧鉞  
旗旄得專殺戮閭豎齋渡江忽大風雨繫碎其舟斧鉞  
旗旄皆沉於水中識者以為天意驚之也允爇不止復  
以賜之景隆受之益肆橋橫 丁丑

上召諸將議出兵迎敵 庚子祭告出師 辛丑大軍營

于城南壬寅移營武清遣謀者趨德州真定覘賊動靜  
癸丑謀報李景隆軍過河間前鋒已至白溝河郭英等  
軍過保定期於白溝河合勢同進我師駐固安 乙卯

上諭諸將曰李九江志大而無謀 專而為衆郭英老邁  
退縮平生慢而自用胡觀驕縱不治吳傑懦而無斷數

子皆匹夫其來無能為也惟恃其衆爾然衆其可恃也  
人衆易亂繫前則後不知繫左則右不應前後不相救  
左右不相應徒多無益也況賊將帥不專而政令非一  
紀律縱弛而分數不明往者鄭村壩之戰衆非不多兵  
甲非不堅利一逐即敗如風行草偃耳其摧頽披靡失  
志喪氣至今神號魄奪天將二軍之司命也將志衰則  
三軍之勇不奮而敗跡形矣其兵甲雖多糧餉雖富適  
足為吾之資耳爾等但秣馬礪兵聽吾指麾舉之如拾  
地芥兵法所謂敵雖衆可使無鬪識衆寡之用者勝吾  
策之審矣弟患爾等過殺當謹以為戒是日大軍渡白



馬河駐營於蘇家橋是夜大雨平地水深三尺及

上卧榻加交林於榻坐以至旦兵端有火光如毬繫燁燁

相下金鐵錚錚作聲方絃皆鳴將士皆奮欲戰乙丑

上祭告

天地有神爵五色飛駐旗竿之首祭畢由西北而去諸將

來言

上曰此神靈告我所向也必有大捷遂率大軍由西北循

河而進先令百騎於白溝河東震砲以疑賊心日午大

軍渡河果遇賊將都督平安伏騎兵萬餘於河側

上曰平安豎子往從我出師塞北頻見吾用兵故敢為前

鋒用兵機變神妙難測吾今日破之要使其心膽俱喪

不知所生

上先以百餘騎薄其陣鋒將交即回引賊陣動賊陣亂大

軍即進

上率數十萬突出其後夾擊之賊大敗斬五千餘級生擒

都指揮何清獲馬三千餘匹時李景隆胡觀郭英吳傑

等合軍六十萬號百萬列陣以待我師進薄其陣賊陣

微動

上以數十騎馳入其陣將士奮躍而從賊人馬辟易我軍

乘之斬首無算時已昏黑彼此莫辨轉戰不已賊發火



器時復閃爍有光見其明中即擊殺之賊藏火器於地俗所謂之一窠蜂掃馬丹者發無不中者人馬皆穿但耳邊有聲如蜂鳴鄰而過我軍俱無所傷時夜深各收軍還營

上親殿後從者惟三騎迷營所在

上下馬視河水流以辨東西知營在上流遂渡河漸增至七騎是夜營於白溝河北令軍士秣馬蓐食俟旦畢渡時有胡騎三百來降

上令就其宿位我胡騎指揮省言命其解甲釋兵而休既盡殺之黎明

上失胡騎所在問省言省言吾恐其乘夜生變亂故倉卒不及請命已殺之矣

上大怒曰彼既來降當誠心受之豈可縱殺借疑其不誠必盡殺其衆然後已且人衆又豈能殺昔

李廣殺降終不封侯爾之功名由此不显矣

庚申大將渡河賊軍橫亘數十餘里

上列陣以當之開合數四賊疑不敢進上諭諸將曰昨日之戰我觀則如兒戲耳今賊雖衆不過日保為破之衆皆踴躍爭進後軍房寬先與賊鋒交戰不利



上率精騎赴之所向皆靡斬賊驍將瞿能父子殺其精銳  
萬餘人先是戒中軍張玉左軍朱能等必先摧賊鋒繼  
以馬步齊進乃令都指揮兵福等以萬餘騎衝其中堅  
不動  
上以精騎數十突入賊軍左腋殺傷甚衆賊勢披靡莫敢  
嬰鋒漢王率都指揮張玉朱能丘福等馬步齊進人自  
為戰勇氣百倍遙見我陣後塵起

上曰此賊來過我後也乃以七騎馳逆之果遇賊二萬遂  
與戰連擊死數十人輒勒馬回祖去數十步而止須臾  
復馳入賊陣擊死數十人且進且退如是者百餘合傷

甚衆左右謂曰賊衆我寡難與交持且就大軍併力擊  
之

上曰此賊奇兵精銳盡在此故吾獨當之以沮其勢使諸  
將得此致力於賊衆若就大軍彼亦合力形勢相懸數  
倍我衆殆難破矣於是復進戰不已賊衆飛矢如注

上乘馬凡三易三被創所射矢三服皆進力奮起進以劍  
左右擊之劍鋒缺折不堪擊籍稍引退賊漸來逼限以  
二隄

上見賊進馳馬越隄逆之佯以鞭後招賊疑有伏不敢追  
踰隄止於隄傍適



漢王率精騎千餘至

上曰諸將正鏖戰爾何故來

漢王曰吾聞

至尊以數騎當賊衆故來

上曰吾戰疲爾進擊賊

漢王率衆接戰彼此相將

上曰吾不進賊不遽破乃以勁騎繞出賊後突入馳擊賊  
勢少動而已遂敗棄戈而走頃更賊大陣亦敗死北之  
聲如雷遂追擊至其營會旋風起折其大將旗幟賊衆  
大亂我軍乘風縱火燔其營烟焰張天郭英等潰而西

李景隆潰而南委棄輜重器械馬牛孳畜不可勝計所  
賜斧鉞旗旄皆得之斬首十萬餘級溺死者稱是追至  
雄縣月樣橋殺溺踰死者復萬橫尸百餘里降者十  
餘萬悉放遺之李景隆單騎走德州 壬戌大軍乘勝  
進取德州 五月己丑朔辛未李景隆聞大軍拔德州  
與衆宵遁 癸酉命都督陳亨都指揮張信入德州籍  
吏民收府庫獲糧儲百餘萬山東軍民以牛酒迎謁軍  
民絡繹不絕

上不受慰勞而遣之禁軍士勿侵掠李景隆奔濟南 丙

子



上謂諸將曰李景隆在濟南收集敗亡今乘勝追襲之勢必瓦解 丁丑留都指揮陳旭守德州大軍起營 己卯至禹城北二十五里駐營日晡起行倍道而進詰旦至濟南李景隆衆尚十餘萬倉卒布陣未定

上以精騎赴之左右控 上馬止勿進 上曰迅雷之下不及掩耳擊殺賊不得不急為緩之賊陣定我人少恐難破遂進擊賊復大敗斬首萬餘級獲馬五七千餘匹李景隆單騎逃餘衆悉降盡發遣之濟之守不下

上命諸將攻之 辛巳塞水以灌其城 壬午召暮忠義勇敢之士應募者甚衆 六月甲午朔姦臣聞李景隆

屢敗濟南危困 皆震栗喪氣計無所出乃謀遺尚寶司李得成來講和以緩我師也 七月甲午朔

上遣李得成歸諭之曰自古聽讒離間骨肉鮮不覆敗我為王下天子一等富貴已極尚何求哉讒人交積毀消骨加我大罪以兵見屠有死無生所以禦難者誠欲假息頃更莫有回旋之日今爾來實副所望夫明主之治天下不忘於所尊不弛其所親勤於遠略而忌於小故是以九族睦而天下平也今移禍福在反掌耳誅姦讒以謝

祖宗去新政以復成憲釋諸王以歸舊封罷天下之兵毋



得窘逼我得仍守舊封屏翰北土則天下孰不樂朝廷  
之能保全宗親莫得而向義也何苦必於見害耶得成  
歸言姦惡怒而囚之 癸未

上遣書諭 太子曰謀報賊將平安領衆二十萬營於單  
家橋欲移營御河截我糧船又遣善水者五千渡河合  
勢以攻德州然德州尚餘糧數十萬石恐衆寡不敵我  
新附義勇軍挈家歸北者不絕於道慮為賊所邀我料  
賊新破膽寒氣索必不敢出然不可無備汝可令第三  
弟將萬餘人初出營於章義門次日移營在盧溝橋西  
三日至良鄉若與大軍合勢使賊知之必生狐疑不敢

輕進四五日間令其移軍後回賊必再覘我動靜往返  
之間已逾旬日則我糧船及新軍已過直沽矣此兵法  
所謂我不欲戰敵不得與我者乖其所之也 太子如

上所言己巳平安果不敢出 甲申陞燕山右衛指揮使  
朱崇燕山右護衛指揮同知張武為北平都司都指揮  
僉事 八月癸巳朔 戊申撤濟南之圍班師回還北  
平嚴禁侵掠軍行無一毫敢犯 九月壬戌朔先是承  
天門災占者以為天示驚戒欲勸允炆息兵方孝孺獨  
言承天門災應在諸侯滅之象聞者切齒方孝孺乃建  
議改承天門為皋門端門為應門午門為端門謹身殿



為正心殿自是益無所畏憚矣 乙丑師還至北平  
辛未陞守永平都指揮僉事郭亮為北平都司都指揮  
同知 壬申

上以諸將從征有功俱陞其職都指揮僉事陳享陞後軍  
都督府都督同知都指揮同知張信房寬陞北平都司  
都指揮僉事都指揮僉事張玉丘福朱能徐忠李彬陳  
文譚淵何壽鄭亨朱榮李濬陳旭孟益景福端亮李遠  
張安劉才徐理沈旺張遠徐祥趙彝徐諒俱陞北平都  
司都指揮同知濟南衛指揮陸榮濟陽衛指揮使紀清  
燕山中護衛指揮使火真指揮僉事使王友王總俱陞

俱陞北平都司都指揮僉事其餘將校皆降一級陣亡  
將士追官祭之并天下將士為姦臣驅迫而死于戰陣  
者 丙子都督僉事都督僉事顧成陞軍都督府都督  
同知 辛巳遣北平府知府唐靖祭雄縣山川及白溝  
河之神 十月壬辰朔 己亥後軍都督陳亨卒

上親為文遣儀衮容祭之 丙午下令征遼東將士聞之  
頗不樂 丁未大軍起行至通州張玉朱能問請曰今  
密邇賊境出師遠征况遼地蚤寒士卒難堪此行恐非  
利也

上乃語之曰今賊將吳傑平安守定州盛容守德州徐凱



陶銘築滄州欲為犄角之勢德州城壁堅牢賊衆所聚  
定州修築已完城守麤備滄州土城償地日久天寒地  
凍雨雪泥淖修之未易便葺我乘其未備出其不意倍  
道以攻之賊有土崩之勢今佯言往征遼東不為南伐  
之意以怠其心因其懈怠偃旗捲甲由間道直擣城下  
破之必矣夫今不取他日城守完備難於為力且機事  
貴密故難與議惟爾知之至與能叩頭稱善 庚戌下  
營駐店 壬子密令都指揮徐理陳旭等駕舡先往直  
沽造浮橋濟師 丙申移師復回通州循河而南衆咸  
疑曰今往征東而回師南行何也

上紹之曰夜有白氣二道至東北指西南書云執本者勝  
今惟力南伐而不利於東征天象顯示不可違也賊將  
徐凱等謀知我師往征遼東果不為備遣軍往榆林伐  
木晝夜督工修城 戊午過軍直沽

上語者將曰彼所備者惟青縣長蘆今埽堞見竄見坡數  
程無水彼不為備趨此可徑至城下是夜二更起程一  
晝夜行三百里城兩發哨騎皆不相遇明日黎明至鹽  
倉逢賊哨騎數百盡殺之食時奄至滄州賊猶不知督  
軍士築城運土及大軍至城下繞覺亟命分守城築衆  
皆股栗無暇擇甲我軍北面急攻之



上麾諸將由城東北攀薄而登俞時遂拔其城先遣人斷其歸路生擒師都督徐凱程暹都指揮俞琪趙許胡原李英張傑并指揮千百戶百餘人斬首萬餘級獲馬九千餘衆悉降以

令旨咸遣尚餘三千餘人日向暮以來遣之黎明令內侍給旨悉為譚淵所殺

上聞亟召淵責之曰爾雖善戰功則有之然擅殺降者過亦豈掩一人之身豈足以償三千人性命我每臨陣痛戒爾輩勿殺他將皆遵令惟好殺不止爾必不免淵曰此皆各處精選將士今放回明當復來殺我盡力以獲之復縱歸以資敵為害不已故臣計不如坑之

上曰如爾所言凡與我為敵者必盡殺乃已爾之不仁如是淵者悚而退

上置酒飲徐凱等而遣之凱等稽首曰臣等荷

太祖皇帝生育深恩享有爵祿今為姦臣所促逼干犯非義罪莫大焉

陛下天地之仁不加之鉄鉞曲全其生所謂生死而骨肉之也今 殿下誅姦臣以安

宗社臣等雖駕願效死以報尚何所歸哉

上曰誠如是從爾等所願也皆仍其官遣回北平 十一



月辛酉朔先是大軍破滄州所得輜重器械及降將徐凱等移直沽之船至長蘆載回北平

上慮德州賊衆或來要之乃率大軍自長蘆渡河循而南至景州掠德州而過差人於城下招之盛庸堅壁不敢出時大軍皆過

上獨以數十騎殿後賊覘知之遣騎百餘來襲我後

上回兵擊之殺死者百餘人生擒千戶蘇瓌悉降 壬申

駐軍臨清

上語諸將曰盛庸聚衆於德州仰食御河糧運堅壁不敢出戰今若鈔其餽餉彼必乏食不得已而出必虛聲以

為躡我後其實欲向南就食爾覘伺其出師回師擊之獲不破矣 甲戌移軍館陶遣輕騎哨至大名盡得其糧船取其糧餉焚其舟大軍自館陶渡河至冠縣過莘縣上東阿抵東平以誘賊軍十二月辛卯朔 甲午駐營汶上遊騎至濟南

上聞盛庸引軍離德州遣騎往覘之 丁酉獲盛庸運糧百戶二人詢知盛庸營東昌其先鋒孫霖以軍五千營滑口

上命都指揮朱榮劉江內官狗兒卒精騎三千夜襲破其營殺數千人獲馬三十匹生擒都指揮唐禮等四人孫



霖等僅以身免 乙卯我師至東昌盛庸背城而陣  
上語諸將曰盛庸糧乏而出今東昌素無蓄積彼必決死  
一戰頃以計破之賊欲速戰我則不戰賊不欲戰則擾  
之我領精騎繞出賊後觀其厚薄虛實因其可擊我就  
擊之而等望其軍動即鼓噪而進賊腹背受敵內必自  
亂可以收功若不可擊我掠賊營而回以駭賊心爾等  
慎毋恃累盛之威有玩之心必當彌謹諸將皆唯唯  
上歷觀其陣曰吾以得破之之術矣 在前旁與後空虛  
上以精騎其左翼繞出賊陣復回衝其中賊圍  
上數重

上觀西南稍薄遂擊破賊陣而出殺傷甚衆一勇士馬傷  
不能出

上復殺入賊陣拔勇士而出時我軍不待

上擊賊後即踴躍曰見賊不殺復何待乎乃進先薄其陣  
為賊火器所乘而退張玉突入賊陣與賊大戰連擊殺  
數十人玉被傷而歿

上猶不知進戰不已賊敗退時已昏黑執陣執賊卒訊之  
知我步軍已退遂收軍回營 丙辰回軍令步軍輜重  
先行

上以百餘騎殿後賊五千餘騎來追



上控轡徐行俟賊先鋒出賊挑戰

上發矢射之應絃而斃賊退而復進有先出陣者即射殪之賊懼不敢復進遂斂退 丁酉師至館陶賊將盛庸勅兵真定賊師勅兵四出以要我歸師賊間獲我軍即皮面抉目剗其心腹慘酷殊甚我軍士見之憤懷恨必死之志故每臨陣人自為戰

奉天靖難記卷之二

奉天靖難記卷之三

國朝典故十三

三十四年辛巳 正月辛酉朔大軍回至威縣遇真定賊帥以馬步二萬來邀

上以精騎數千沿途按伏率十餘騎逼其陣誘之謂曰我常獲爾衆即釋之我數騎暫容過無相阨也賊曰放爾是縱蝎衆即來追

上且聞且却引入伏內圍而盡殪之 乙丑至深州復遇真定賊帥以馬步三萬來邀以騎兵十餘遙阨其歸路上率精騎百餘先薄賊陣賊勢動大軍乘之遂奔潰皆望真定走我騎兵要之生擒監軍內侍長壽并指揮千百



戶數十人斬首萬餘騎獲馬三千餘匹衆悉盡降遣之  
戊辰大軍駐蠡縣百姓苦賊虜掠逃散出境遣人招之  
復業百姓聞

上至皆悅趨就耕桑 丙子師回北平 丁丑諸將以東  
昌無功免冠頓首請罪

上曰爾等皆冠其失在予非爾等所致予以爾等皆心膂  
之士驍勇善戰愛惜才難每有小過略而不問馴至違  
律廢棄前功譬言父母養子驕愛之過縱其所為父則不  
聽父母之命此豈子之罪哉然勝負兵家常事今勝負  
相當未為大矣爾等但勉圖後功若復踵前轍雖欲私

宥公法難原

天地神明亦所不容矣諸將咸惶恐流涕壬午陞燕山左  
護衛指揮使王真燕山中護衛指揮使費瓌指揮使同知  
劉江燕山右護衛指揮使白義為北平都司都指揮僉  
事二月庚寅朔 戊戌命僧修佛會薦陣亡將士  
上親為文祭之祭畢泣而言曰姦惡集立橫加戕害圖危  
宗社予不得已起兵救禍爾等皆據忠秉義誓同死生以  
報我

皇考之恩今爾等奮力戰鬪為我而死吾恨不與偕然豈  
愛此生所以猶存視息者以姦惡未除大讐未報故也



不忍使

宗社陵夷令爾等憤悒於地下興言痛悼迫切予心及脫所御袍於前焚之諸將亟止之

上曰將士於予情義深原予豈能忘吾焚此亦示同死生死者有之鑒予此義焚訖號痛不已將士皆悲哭不止觀者無不感動諸陣亡家父兄弟見者皆收淚曰人生百年終必有死而得主人哭祭如此夫復何憾我等當努力上報國家下為死者雪冤遂相率謂從征自効

壬寅 上諭諸將曰賊勢鴟張漸來見逼今因其未出先進師禦之不可坐受其制 乙巳

上率師南出禦賊諭將士曰爾等懷忠奮勇協力同心臨陣斬敵百戰百勝此者東昌才戰即退棄前累勝之功一可為深惜夫懼死者必死捐生者必生若白溝河之戰南軍怯懦見戰即走故得而殺之所謂懼死者必死也爾等刀鋸在前而不懼鼎鑊在後而不懼臨陣舍死奮不顧身故能出百死全一生所謂捐生者必生也舉此近事為喻不必遠鑑于古此實爾等所知也有懼死退後者是自求死爾等毋恃累勝之功浸不加警有違紀律者必殺無赦恪遵予言始終無怠則事可以見功可以成矣其懋之哉 己酉駐兵保定



上會諸將議所向咸曰定州軍民未集城池未固攻之可拔  
上曰可戰則易以成功攻城則難於收效况盛庸聚衆德  
州吳傑平安頡頑真定相為犄角攻城未拔頡頑師城下  
必合勢來援堅城在前強敵在後勝負未可決也今真  
定相拒德州二百餘里我軍出其中賊必迎戰西來則  
先擊其西東來則先擊其東敗賊一軍餘自破膽諸將  
曰二百里不為遠我軍分兩賊間彼合勢齊進我腹皆  
受敵 上曰百里之外勢不相及兩陣相對勝敗在於  
呼吸之間雖百步之內不能相救矧二百里邪爾等無  
戰試觀吾破之明日移軍於紫圍八方

上所禦素紅絨袍忽見白花如冰雪狀疑為龍紋鱗鬣皆  
且美如刺肅諸將見者駭異咸稽首曰龍為君象天命  
攸歸故有此嘉兆必獲大捷

上曰我與若等禦難求生誠非得已且帝王之興隆曆數  
有在其可必得但冀幼冲悔翫姦惡伏誅

宗社再安吾得仍守藩封爾等亦各安其所今克鏖方盛  
社稷幾危吾曰夜深憂乃不思自奮而以此為異是亡驚  
懼之心而動安逸之萌也吾恐蹈淪胥之患矣 三月

庚申朔進軍緣滹沱河列營當賊往來之衝遣遊騎哨  
定州真定多為疑兵以誤之 辛未聞盛庸軍至單家橋



上率師由陳家渡過河逆之不見庸軍恐其潛與真定軍  
合往還渡河者數四遇一虎咆哮河則遂殺之  
上曰虎猛獸格死之者有勝賊之兆 乙卯真知盛庸軍  
於夾河進以迫之 庚辰去賊營四十里駐兵  
上語諸將曰賊每列陣精銳在前罷弱在後明日與戰以  
勁師當其前摧其精銳自震懼中軍常去賊五六里  
列戰嚴整待之我以精其先薄其陣繞其背而擊之始  
掩靡之勢推之使前賊急行六里氣喘力乏中軍俟其  
奔過隨而擊之我攝其後乘勢逐北賊衆必敗慎勿逆  
擊之賊必致死以期生也

上飾諭諸將再三猶恐其未解復抽箭畫地指授諸將復  
恐審識未精令中使列為隊逐一教之申令約束至為  
詳備 辛巳令諸將列陣前進午至夾河盛庸亦列陣  
以待 上先以三騎覘賊陣見其火車火器強弩戰楯  
悉列陣前遂掠賊軍而過賊見三騎即出十餘騎來追  
上勒馬控矢以待追騎將近引弓射殪一人賊懼而止已  
而復來又殪一人如是再連三殪其數人賊不敢逼乃  
以騎兵一萬連步卒五千薄賊陣降將交步卒下馬攻  
其左掖賊擁盾層疊自蔽我軍攻之不能入  
上預作木鬚長六七尺許橫貫鉄釘於其端釘末逆鈎令



勇士直前擲之連貫其盾亟不得出動則相牽懸不可  
以敵遂乘其空隙以攻之賊被箭遂棄盾走倉卒發火  
器俱不能著人反燒其陣賊衆亂騎兵乘之而入直擣  
其腹心賊皆前奔中軍將譚淵見塵起遽出兵逆賊賊  
敗師勢不可過淵塵戰而死朱能張武等率大軍並進  
上以勁騎掩 賊皆衝貫陣中與能等軍合斬剛甚衆殺  
其都指揮莊得驍將楚智阜旗張等時昏黑各斂軍還  
營 上以數十騎逼賊營而宿天明視之四面皆賊左  
右曰亟出勿為所圖

上曰且休無恐吾止欲示輕賊以沮其氣日高丈餘

上引馬鳴角穿賊營從容而出 賊衆顧視驚愕略不敢

近 壬午

上諭諸將曰昨日譚淵見賊走逆擊太早不能成功兵法  
所謂窮寇無逼我先戒淵令其整兵以待俟賊奔過順  
其勢而擊之為是故也然賊雖少挫其鋒尚銳必致死  
來鬪大抵臨敵貴於審機變識進退頃以計破之今日  
賊來爾等與戰我以精騎往來陣間賊有可乘之處即  
突入擊之兩陣相當將勇者勝此光武所以破王尋也  
遂整兵俟賊至時我軍于東北賊軍于西南進與交戰  
自辰達未



上臨陣督戰將士人人踊躍爭進乃張奇兵往來以衝之  
賊軍退而復合者數四兩軍兵兩相接彼此戰疲各坐  
而息已而復起戰相持不退飛矢交下忽東北風大起  
塵埃漲天沙礫擊面賊軍眯目咫尺不見我軍乘風大  
呼縱左右翼橫擊之鉦鼓之聲震地賊軍大敗棄兵而  
走斬首十餘萬級追至滹沱河溺水及踐蹋死者不可  
勝計餘皆潰散降者悉放遣之盡獲其器械輜重盛庸  
單騎走德州

上戰罷回營埃塵滿面將士不能識及聞

上聲乃趨前來見上每臨陣出入陣間決機應變一見

軍受敵即馳赴之諸將士遙見

上旗幟歡聲震動莫不奮戈爭先一以當百故無不勝也

初賊氣驕盈謂此衆必見摧滅各將金銀器皿及錦繡

衣服俟破敗平城之日大為宴會至是大敗所將器物

盡為我軍所得癸未以戰捷遣使回北平至單家橋見

賊軍萬餘營於南岸至晚來報甲申

上率兵往回其營斬首數千級溺死者甚衆是日大軍移

住數子營先是吳傑等引軍來與盛庸合未至八十里

聞盛庸敗乃退回真定

上語諸將曰吳傑等若嬰城固守則為上策若軍出即歸



避我不戰則為中策若來求戰則為下策也今其必出  
下策破之必矣諸將曰彼聞盛庸已敗必不敢出

上曰不然吳傑平安擁衆十萬不得與盛庸合者以我軍  
居中隔離其勢今遠遛不出有曠期失律老師費財之  
責然彼雖外示與盛庸合其實忌盛庸先成功耳盛庸  
戰敗彼之所幸蓋欲獨專其美以圖僥倖之功此其有  
必出者我且散軍託言取糧示以空虛賊聞我軍散必  
乘虛而來我軍既出既回嚴師以待之必落我彀中矣  
是日散軍四出取糧又發校尉荷擔抱嬰兒佯作避兵  
者奔入真定城報云大軍各散取糧營無備賊文以為  
信然乃出師欲掩我不備閏三月庚寅朔 乙未命都  
指揮鄭亨李遠等將騎兵五千哨真定 丙申鄭來報  
吳傑軍滹沱去我軍七十里

上曰賊不量力揣智妄欲求戰譬有乳犬之犯虎伏雌之  
搏狸雖有鬪必死隨之矣且盛既敗今彼復來此天意  
欲兩敗之也遂飭諸軍渡河時向暮諸將請明日渡都  
指揮陸榮進言曰今日大惡大敗兵家所忌不可濟師  
上曰吾千里求戰憂賊不出百計以誘之今其出在外是  
賊送死之秋夫時不再得幾惟易失今時幾如此豈可  
緩也借使緩之賊退真定城堅糧足攻之不克欲戰不



應欲退不能是坐受其弊若拘小忌終誤大謀

上遂策馬先渡劉才勢饜而言曰水深騎從而渡步軍輜重有滄沒之患

上令騎由上流度步軍輜重從下渡騎俾過上流下流水淺輜重畢渡

上先率騎兵三千循河西進行二十里果遇賊軍遂退營于藁城 戊戌與賊鋒略交直晚各收兵還營

上慮賊潛退躬率數十騎逼賊營而宿以綴賊軍 己亥賊列方陣於西南

上見而笑謂諸將曰方陣四面受敵豈能取勝我以精兵攻其一隅一隅敗則其餘自潰乃以軍糜其面悉精銳攻其東北隅與賊戰

上以驍騎數百循滹沱河遠出賊後突入賊陣大呼奮擊

天下如雨箭集 上其有若蝟毛平安堡而下樓數丈

升高以望 上麾精騎衝其前平安堡而下走幾被獲

忽大風起飛屋拔樹賊衆力不能支我軍四面感之土

崩危解斬首六萬餘級追奔直抵真定城下殺死無算

俘降者悉釋之盡獲其軍資器械生擒指揮鄧翥陳鵬

等吳傑平安僅得入城翊日遣人逸其回北平諭

太子曰謹藏之以示後世子孫使知今日禦禍艱難也都



督顧成見旗而泣謂

太子曰臣自幼從軍多歷戰今老矣未嘗見此戰也庚子

師渡滹沱河 乙酉至順德 辛亥至廣平各郡縣官

民望風來迎曰不圖今日復見

殿下乃受而遣之 癸丑至大名官吏父老率衆來迎時

獲賊謀者詢以姦惡言齊泰黃子澄等皆竄逐

上諭左右曰若爾則必有悔禍之心其兵必解而吾亦得

以少釋其憾乃上書曰竊惟二帝三王之治天下無他

術也建用皇極而已皇極者大中至正之道也以大中

至正之道治天下天下豈有不治者乎大中至正之道

非人為之蓋天理之所固有為人君者恃守而行之則

佞臣必遠賢人不近而自近九族不睦而自睦百姓不

均而自均無所往而不當矣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平

平豈非大中至正之道也歟若為其君者蔽其聰明不

親政事近佞臣遠賢人離九族擾百姓彰過失於天下

為臣者逞姦邪圖不軌以危

社稷孰能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以陳於前哉

嘗觀漢唐以來大有為之君亦不出於二帝三王之道

不能長久者也今昧帝三大中至正之道日以誅滅親

王為心



父皇太祖高皇帝賓天未及一月聽流言而罪周王破其  
家滅其國不旋踵而罪代王湘王無罪令其闔宮焚死  
齊王無罪降為庶人拘囚京師岷王削爵流於漳州至  
於二十五弟病不與藥死即焚之棄骸於江嗚呼彼姦  
臣者其毒甚於虎狼我

父皇子孫幾何能消幾日而盡害之至此痛切于心豈意  
幾日興日盛我守國奉藩遵禮畏義本無一毫之犯又  
結構惡少復來屠我動天下之兵騷四方之衆直欲必  
滅而後已夫兵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本為保  
生誅討姦惡以報大讐上荷

天地祖宗神明冥加佑護凡戰必勝實非善用兵也獨念  
兵甲不息天下生灵塗炭何日而已為民父母能不惕  
然而卹之哉我之將士曰望寬恩以遂其生已嘗其奏  
冀回好生之心以免無罪而死於白刃之下者上不能  
允豈期姦臣進兵不已屢戰屢敗生灵何幸遭此荼毒  
肝腦塗地我雖戰勝哀感之心寧有已乎邇者側聞諸  
姦惡已見竄遂雖未伏鉄鉞之誅然亦可以少謝天人  
之怒於此可見審之明而斷之果可以復

太祖之讐言可以全骨肉之恩可以保天下於幾危可以措  
社稷於攸久故聞之不勝踴躍誠如是則非特我之幸實



社稷之幸天下之幸也惟曰夜冀休軍之旨而竟無所聞  
且四方之兵調弄不止是蓋不能無疑焉且以姦臣之  
竄遂其罪惡蓋以瞭然明白曲直之情雖三尺之童不  
待言而知之是兵可解冤可測而恩可推也何故執持  
不改外示竄遂姦惡之名而中實主屠害宗藩之至往  
者自念無罪而茅土見削子孫不保受屈萬世寧俛首  
蒙耻甘受芟夷不顧

宗廟子孫乎見兵四集心震膽掉不知所為左右彷徨求  
貫死於旦夕遂以兵自救誠知以區區一偶之人當天  
下之衆鮮有不摧滅者徒以頃臆喘息延緩歲月冀或  
有回旋之日也身親行傳于今三年賴

天地眷祐

父皇母后聖靈保佑予躬戰勝攻克每見鋒鏑之下死亡  
者衆痛傷于心故恒戒將士曰天下軍民皆

父皇赤子驅迫戰鬪彼何罪焉甚毋殺之吾畏死所以救  
死彼之畏死其情蓋同由是降者悉釋之全活者不知  
幾千萬人矣往者耿炳文以兵三十萬欲加戕滅敗之  
于真定既而李景隆兩動天下之兵號百萬之衆直來  
見殺李景隆蓋趙恬之流也手握重兵驕肆無謀視我  
如囊中物可探而有曾無毫髮警懼之意夫戰孔子所



慎而李景隆易之白面小兒豈足以當大事惟解飲酒  
挾技酣呼歌舞而已故首敗之于鄭村壩繼敗之于白  
溝河追奔至于濟南百萬之衆兩戰淪沒可謂極矣於  
此之時冀或有開悟之萌下貴己之詔引領南望重增  
款款未幾盛庸以三十萬之衆復來見逼庸本鄙夫何  
足算也夾河繞塵一敗水釋吳傑平安以十萬繼進略  
戰藁城遂遁奔北前後小大之戰莫知其幾然無一不  
敗之者何也蓋臣衆有必死之心而無求生之望故也  
臣每戰勝愈加憂畏恐鷓蚌相持漢人收利竊惟姦惡  
已遂左右必皆忠良之臣識勝負之機或慮及此必開  
心見誠懲難悔禍以解兵釁休軍息民保全骨肉因循  
至今而德州之兵日集是必欲加層害而後已臣忝居  
叔父肺腑至親何苦見困如此今天下之兵數戰已盡  
復聞召募民間子弟為兵驅此白徒以冒死地又况饋  
運供需百費勞幣倘此一戰不勝則勢危矣誠不忍至  
此伏望回心易慮啓春育之仁隆親親之義復諸生之  
爵休息兵馬銷鋒鏑為農器以安天下之軍民使各遂  
其生其恩莫大也哉

父皇在天之靈亦安寧慰悅矣如不允所言一旦  
社稷落姦臣之手則貽笑萬世矣夫大廈之傾豈一木所



能獨支鷓鴣扶搖非一翼所能獨運自古帝王建萬世之基者莫不以惇睦九族崇重藩屏之所致也且棄履道傍尚或收之而至親哀窮寧無憐惻之者乎故猶不敢自絕披露腹心獻書闕下恭望下哀痛之詔而曠蕩之恩使得老守藩屏効報朝廷則基業有萬年之安子孫亦享萬年之福矣二帝三王大中至正之道豈有加於此哉冒瀆威嚴幸垂矜察書至允蚊以示方孝儒孝儒觀畢曰我欲弛其備而無由是來正合稽會各處兵馬漸集旦雲南路遠未至其軍久駐大名暑的無沴不戰自困因調遼東軍馬以攻永平德州軍馬以擾北平根本受敵彼此速歸援我軍追躡其破之在此一舉事已垂成機不可失今遣人報之往反之間師已畢會允蚊善其策乃以大理少卿薛巖等齎詔至軍陽言休兵時方孝儒當筆詔辭多不遜允蚊曰且婉其辭孝儒不從曰不可以示弱見者謂孝儒曰若欲解兵舉諸更其辭孝儒色喞然作色曰此豈賤丈夫所能知人遂無敢言者又用小黃紙印間諜數千張付薛巖令其至軍中散投于地以搖惑我軍心薛巖至半途匿之不敢出上讀詔見辭語肆慢笑語薛巖曰帝王之道自有弘度發號施行昭大信於天下豈可挾詐以



祖宗基業為戲耶巖等俯伏惶恐久之

上曰詔語如是爾承命之言何如岩曰但欲  
殿下釋兵來謝

孝陵則兵可息

上曰宗藩佔危禍難不已

社稷深憂必執姦醜獻俘

太廟以謝

孝陵我之願也所與之兵受之

皇考以為護衛用備不虞制度已定難已更改今欲釋兵  
是以徒手待縛此姦臣謬計欲以欺人雖三尺童子不  
為所罔矣乃宴賞薛岩等令其休息

上謂諸將曰吾觀薛岩等言媚而示遠此來覘我虛實非  
求和宜耀武以示之時各軍運營百餘里戈甲旌旗照  
耀厚野步騎參錯隊伍整肅或馳馬逐獵或相與角力  
人人意思安閑鼓勇欲鬪岩等見之懼私相語曰前人  
來言此軍疲敝且少不足畏今何若是之多且人皆勇  
武甚矣人言不可信也岩等留數日

上遣其婦謂之曰我

皇考創業之基誠為艱難子孫承籍基業當善保守今群  
小造禍以危

社稷樂為詭誕誠為可憂若果有意息兵當推誠見報罷  
各處軍馬吾即斂衆歸國永為藩輔毋用虛辭以見侮



也薛岩等還方孝儒等文之岩等備述

上所言且言

上高明遠見雅量豁達且懷接物軍容整肅上下一心非用計所能間也方孝儒等不然其言五月己丑朔癸卯賊軍竊發以擾我餉道

上遣指揮武勝等上書閏三月二十四日為息兵事遣人上書闕下蒙遣大理少卿薛岩等至軍見報不敢稽留即送其回謹聽指麾未能十日而彰德衛輝各處并德州軍馬邀我運糧官軍殺死數百人執指揮張彬等此皆小人逞兇不欲息兵固欲結讐以失信於天下已嘗

調兵追捕後得總兵官四月二十日驛書一紙促吳傑平安領兵會合得州見逼計使臣四月十六日離京至二十日纔五日又有會合軍馬之旨遣使息兵誠耶偽耶豈行人之失辭耶如豈可憑信張設機併以相掩陷令人豈能自安且欲令釋兵可乎不可乎德州真定之兵朝散我夕即斂師歸國今兵勢四集網羅方張不能無畏是兵決不可萬離則為人所禍此不待明者而後知也况欽奉

父皇明訓命節制北平遼東大寧宣府軍馬有所受豈可委捐若果以



社稷為重宗藩為心宣大信於天下何暇計此芥然之兵  
哉以此規之誠知以計見糜決無息兵之理必欲屠滅  
而後已思惟

父皇創業艱難子孫不保於此之際寧不寒心今兵連禍  
結天下頻年早蝗民不聊生強凌弱衆暴寡餓民蓬蠹聚  
號嘯山林相扇為盜官府不能禁制其勢滋蔓勢有可

畏

祖宗基業將見危殆所謂寒心者此也抑未知慮至此否  
乎天下神器也得知甚難而失之甚易伏望戒謹於所  
易失而特守於所難得體

上帝好生之德全骨肉親親之義我弟周王久霸絕徼瘴  
厲之地恐一旦憂壽成疾脫有不諱則上佛

父皇母后鍾愛之心不負殘殺叔父之名貽笑於萬萬載  
矣昔漢文帝稱為賢君尺布斗粟之滯有損盛德至今  
人得而議焉誠願採擇所言矜其懇切早得息兵安民  
以保

宗祧恩莫大焉充蚊見書頗有感動方孝儒在傍力爭曰  
今軍馬四集不數日必有捷報毋聽其言遂執武勝擊

獄 六月戊子朔 辛酉獲其謀者言武勝等擊獄

上謂諸將曰我軍居此以三月淹留顧望以俟息兵之旨



今武勝既執則其志不可轉自古敵國往來理無執使  
但執使即為求釁其所為苦此是必欲見滅我矣豈能  
飽擊於此坐為人所執乎彼軍萃德州資糧所給皆道  
徐沛調經騎數千燒其糧船則德州饋餉不給眾必瓦  
解從有求戰之心我嚴師待之以逸擊勞以飽擊飢必  
勝之道勝之而後求合或冀能從諸將皆曰善遂遣都  
指揮李遠等率騎兵六千擾其餉道

上令遠軍皆易被甲胄使賊遙見不疑又恐臨陣與賊相  
襍莫辨令戰時各插柳枝一握于背以別之遠等行  
上戒之曰志在除姦安民毋苦百姓 壬申李遠等如

上旨至濟寧谷亭沙河沛縣賊見殊不覺為我軍乃燒賊  
糧船數萬餘艘糧數百萬口軍資器械不可勝計河水  
盡熱魚鼈皆浮死賊運糧軍士盡散京師大震德州糧  
餉遂難賊勢稍不震 乙亥遠等回軍 壬午賊裨將

遠字頌步軍三萬來邀襲我軍遠等伏于林間以十萬  
騎誘之賊眾來追伏兵突出擊之賊軍大敗斬首萬餘  
級獲馬三千匹袁宇僅以身免七月戊子朔 乙丑擒  
殺彰德守兵千餘人先是將都督趙清守彰德

上遣數騎曰往來城下擾其樵採賊來追則引而去城中  
苦乏新拆屋為炊



上曰賊窘迫遙見人少必來追我必擒賊使其閉門賊不敢出乃伏兵於城傍山麓仍遣數騎至城下以誘之賊見果出衆來追馬騎又入伏內伏起遂擒殺之衆賊奔入城由是不敢復出 癸巳破尾尖寨初賊軍與民雜守是寨諸軍恐梗我餉道請攻之

上曰尾尖寨路險窄惟一人可上元末亂離鄉民嘯聚其間雖數百人而數萬兵不能破今攻之未易拔徒傷士卒且姑緩之以弛其心用計破之不勞力矣至是購得一人知蹊徑者為鄉道命都指揮張禮引兵千餘乘月黑之夕往攻之是夜微雨禮以兵屯寨下選勇士十餘人潛登繞出寨後執其守閤者殺之留一人引導且抵寨門舉砲賊衆驚亂禮大呼語寨中曰我先鋒也大軍已駐寨下爾等速降則生不降大軍且至即破閤欲降無及矣遂皆下寨來降引見

上飭軍散歸原伍民遣復業 丙申林縣守將率衆舉城來降 丁酉 上曰姦惡陽欲息兵以延緩我師德州消息無聞賊必出兵擾我耕收乃遣都指揮劉江率騎兵千餘回北平

上戒江曰汝引兵渡滹沱河由間道而行廣張軍聲多設間諜若遇賊少可擊則擊之賊衆我寡晝為疑兵多引



旌旗相屬不絕夜多火炬使鉦鼓相應賊必謂大軍回懼而不進汝急趨入北平若賊來侵境會守城軍兵擊之江至北平平安果以萬餘人至平村離城五十里剽掠人民江出兵擊之賊軍大敗斬首數千級俘獲千餘人獲馬六百餘匹平安以數騎走戊戌方孝儒曰河北之兵未解德州餉道以絕三軍乏食有星散之勢甚可憂也前者伴言息兵用牽制之諸將發機大早致使平迂蓋用計術不能成功今為間書潛遣入齋與世子使內生嫌疑必移師北歸則德州餉道不但徐為進取可以成功克效善其言命方孝儒為遣錦衣衛千戶張安等為間齋至北平

太子見書怒曰治天下以孝先孝者天地之帝經人心之所不泯今幼君滅天理喪彝倫變更

祖法信任姦邪戕害骨肉敗壞基業躬為不孝而導人為之可乎天地神明在上豈可欺也遂囚張安命儀副袁煥馳報軍前上曰太公至正之道不為而行此奸邪悖逆之謀豈能久乎悔禍解兵在移轉之間何用勞心至此極耶壬寅謀報大同賊將房昭引兵入紫荆關侵掠保定屬縣悉驅人民上山結寨民之強有力者皆假以指揮千百戶之名以威脅從不從者被其戮房



昭據易州西水寨在山中四面極險峻惟一徑攀緣而  
上房昭欲守此為特久計以窺伺我北平

上曰保定北平股肱郡豈可不討遂回師八月丁巳朔

渡滹沱河丁卯駐師于寬縣諸山寨之民悉來歸撫

安復業命都指揮蓋善鎮守保定丙子謀報真定賊將  
遣都指揮韋亮領兵萬餘運糧接應房昭

上語諸將曰今圍寨急真定聞之必來援賊喪敗之餘其  
進不銳我且以輕騎往定州彼探知我去必來爾等候  
其至即據險以待之我回兵合勢擊之無不敗者敗賊  
援兵寨兵勢孤不攻自下一舉而兩得時圍寨久賊軍  
多南士天漸寒衣鞋不給霜月之夜

上令軍士四面皆為吳歎賊軍有潛下寨來降言者曰衆  
聞歎慘淒皆墮淚有懷鄉之思已無故守之志咸欲來  
降但為房昭等所制耳甲辰

上赴定州十月丙辰朔賊援軍至

上率精騎五千宵行明日巳時與圍寨兵合賊將都指揮  
華英鄭琦以馬步三萬餘列陣于蛾眉山下

上縱兵擊之令勇士卷旆登山潛出賊後大張旗幟賊見  
驚駭遂四散奔潰我軍逐之斬首萬餘級墜崖而死者  
尤衆獲馬千餘匹擒都指揮花英鄭琦王恭指揮詹忠



等惟房昭韋諒遁去後追殺千餘人乃破其寨 丙寅  
班師回北平 丙子至涿州大享將士 己卯師回至  
北平十一月乙酉朔北平都司都指揮張信布政司右  
布政郭資按察司副使墨麟等上表曰臣聞天生非常  
之君必賦以非常之德必受以非常之任所以能平禍  
亂定天下于一而安生民納之於仁壽之域也昔者夏  
商之季桀滔淫而成湯放之紂沉酒而武王代之故湯  
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夫征代豈湯武所得已  
哉所遇之時然耳然湯武俱不失為聖人者以其撥亂  
興治措天下於衽席之安也此者幼主昏弱狎暱小人  
荒迷酒色即位未幾悉便

太祖高皇帝成憲折壞後宮燒毀

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聖容喪服未逾一月即遣閹宦四出選擇美  
女其所為不道遂致姦惡擅權扇殃逞禍戕害宗親圖  
危

社稷汨亂天下 殿下謹守藩封小心寅畏而幼主聽讒

興難構兵四起圍 殿下不得已起兵以救頃吏之禍

祇奉

祖訓誅討姦寇清君側之惡保全親親奠安



宗社冀其改悔悖骨肉之義豈期幼冲心志盡惑牢不可  
回必欲加害於 殿下然後已 殿下應之以仁義之  
師不嗜殺人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節制明而號令肅故  
百戰百勝此雖 殿下神謀睿算之所致寔以天命人  
心之所歸也况 殿下

太祖高皇帝

孝慈高皇后嫡子

太祖高皇帝常欲建立為儲貳以承 宗社之重又况生  
而神明靈應圖讖文武仁孝德冠百王 天之所生以  
為 社稷生靈主正在於今日臣聞之聖人動惟厥時  
不違天命使湯武有其時而不為則桀紂之暴益甚而  
蒼生之禍曷已是終違乎天命也湯武豈忍視斯民之  
塗炭而不解其倒懸哉臣等伏望 殿下尊

太祖之心循湯武之義履豈 宸極之尊慰悅萬方之望  
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臣等不勝惓惓之至  
上覽表諭群臣曰我之舉兵所以誅姦惡保

社稷救患難全骨肉豈有他哉夫天位惟賢焉可必得必  
事焉敢以聞待奸惡伏辜吾行周公之事以輔孺子此  
吾之志爾等自今其勿復言丁亥都督顧成與五軍總  
兵官丘福等復申前請 上不允 己丑寧王上表邈



請 上以書堅却之 壬辰陞都指揮丘福張信劉才  
鄭亨李遠張武火真陳至為中軍都督府都僉事李彬  
王忠陳賢為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徐忠陳文為前軍  
都督府都督僉事房寬為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以後  
軍都督陳亨之子恭襲其父職陞紀善金忠為右長史  
其餘將校陞秩有差 癸巳大亨將士 己巳

上親為文祭陣亡將士及天下將士為姦惡驅之死于戰  
陣者庚戌釋擒獲遼東指揮王維等七十一人還本衛  
先是遼東賊將楊文等領軍來圍永平以遊兵萬餘鈔  
掠薊州遵化諸郡縣所得人民無老少皆烹食之民有  
年百一十歲亦被其殺又豎椿于地銳其末坐孔兒其  
上其毅道以為戲其淫刑雪無比百姓苦之守將郭亮  
來報命都指揮劉江領軍往援劉江行

上戒之曰賊聞我軍至必遁回山海慎勿追之爾至永平  
留月餘却大張旗幟整飭隊五聲言回北平緩行一二  
程復卷旗幟按兵甲夜趨入永平賊謀知爾歸必復來  
為寇驕肆不戒爾師擊之賊眾必敗江至永平賊果遁  
如 上所言出而復按甲城中賊果來侵掠昌黎縣江  
出無遺心甚憫之思天下之人皆我

皇考赤子姦惡驅迫使夫不得耕婦不得織日夜不息而



又恣其兇暴非惟致毒於予且復招恣於天下今有我  
衆明聽予言當念百姓無罪甚無擾之苟有弗尊一毫  
侵於良民者殺無赦其慎之壬午大軍營於蠡縣是日  
移營汜河

上召都督李遠諸之曰今駐營於此真定德州必出遊兵  
偵我動靜爾已騎八百往哨待其至擊之



